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
CBETA2018 版

第七十九冊：不思議境界經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彙編說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藏讀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具足無量功德。能遍閱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更是古今眾多佛子的畢生心願。但人們往往以為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要棲身藏經樓、多年足不出戶方能成功，廣大普通佛子只能望洋興嘆。大眾閱藏的目標是通過合理規劃及輔助工作降低閱藏難度，讓普通人也能閱藏，也能讀完大藏經、讀懂大藏經！

《大正藏》收入從印度傳來的經律論三藏 1692 部，其中有居士不能閱讀的聲聞律藏 72 部、未受灌頂者不能閱讀的密教經 618 部，又有很多佛經有重複翻譯。把不能閱讀和重複翻譯的暫時擱置，則只需要讀經藏 338 部，居士可讀律藏 83 部，雜藏 40 部，論藏 133 部。經“365 壇法界普供養閱藏祈福大法會”數千人集體測試，1 年就可以通閱 338 部經藏和 83 部律藏，而且每天只需讀 5 小時左右。讀完不成問題。

不僅能讀完，還要能讀懂。為了能讀懂，我們對全部經藏作了詳細分類並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排序。先讀比較容易懂的事緣經，再讀人天乘，再讀聲聞乘經，再讀初機大乘經，最後讀講般若、深密等法義的大乘深經。在家可讀戒律分為居士戒和菩薩戒，居士戒適合在人天乘經之後讀，菩薩戒適合在初機大乘經之後讀。《大寶積經》和《大集經》本身包含多部佛經，為最大限度減少重複、增進理解，勘同和分類深入到了其中每一部經。

本版彙編（5.5 版）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的順序把全部經藏和居士可讀律藏編成 100 冊。順次讀下來，前一多半都能讀懂，難懂的是部分大乘深經。對這部分做更細緻的分類和排序，也可讓人多懂一些。大眾閱藏官網網址：<http://www.yuezang.org>；

本彙編採用 CBETA 2018 版電子佛典。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料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佈的電子佛典資料庫可在網路上下載。編輯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校勘，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汙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林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林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囉怛那，哆囉夜耶。佉囉佉囉。俱住俱住。摩囉摩囉。虎囉，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录

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	1
大寶積經善德天子會第三十五.....	20
維摩詰所說經.....	34
佛國品第一.....	34
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第二.....	39
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第三.....	41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	47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52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52
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第六.....	56
維摩詰所說經觀眾生品第七.....	59
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第八.....	64
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69
維摩詰所說經卷下.....	74
香積佛品第十.....	74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行品第十一.....	77
維摩詰所說經見阿閼佛品第十二.....	81
維摩詰所說經法供養品第十三.....	84
維摩詰所說經囑累品第十四.....	87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一.....	89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二.....	109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三.....	126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四.....	141

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

後漢天竺三藏支曜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精舍中止。晨朝整服，呼語阿難：「汝請諸明士、除惡眾及無著、履跡等來，今日當有上問異要。」

於是阿難受勅，應時遍宣如來教於四輩人。

時，有除惡、無著、履跡眾凡五千萬人，詣如來所，稽首于地，畢而避住。復有賢女、棄惡眾及國中凡女人隨諸賢女人，十四萬眾，詣如來所，稽首于地，退座而坐。復有明士八十億萬二千人，詣如來所，稽首于地，儼 yǎn 然恭住。復有文士、居家修戒者，四萬人，相隨來至，稽首于地，畢各却住。

佛以威神感動十方諸佛國明士及上諸天，應當成者及當發者，凡八百億萬人，皆飛來至佛所，稽首于地，列住空中。復有十二天神、將軍，將諸官屬四十萬人，來詣佛所，稽首于地，畢，各分部住佛左右立侍。

所當是日，會時，如一食頃，悉至佛所，佛即令坐。其有肉體未得四神足者，應皆就榻；十方諸來明士及諸天神身輕，或已得神足者，皆踊在空中坐自然座，各各有化花蓋，行列奇好，皆佛威變之所興化也。**諸來明士**、在會坐者，率皆妙行、心清口淨、身服眾戒，三穢、六患、五蔽已索，眾煩熱惱、雜垢沃若、疑網閉結、倒見之謬、不知之本、十二牽連，皆已絕棄。淨如月花，各隨世習俗，依行立字。**有明士名無穢王**、次復名光景尊、次復名智如山弘、次復名大花淨、次復名轉根香、次復名月精曜 yào、次復名光之英、次復名整不法、次復名善中善、次復名崑崙光、次復名日光精、次復名師子威、次復名意雜寶、次復名炎熾妙、次復名德普洽、次復名普調敏、次復名敬端行、次復名慈仁署、

次復名慧作、次復名散結、次復名嚴 yán 儀具足、次復名高遠行、次復名光德王、次復名護世、次復名導世、次復名大力、次復名正淨、次復名天師、次復名善觀、次復名觀音，如是眾名，各各別異。

於時，有貴姓子，名曰善明，從同輩五百，人人各有侍者，執蓋相隨，來詣佛所，稽首如來足下，起住觀眾，四面甚盛，仰視空中，率皆上人，天尊在座，端嚴直立，興心念言：「今日大福，遇此眾會，欲設飲食，以供一日。計身所有，不能供辦，施不等接，則非施也，我將如何？」

於是佛知善明所念，則勞之曰：「少年善來！寧聞法勸之說乎？」

曰：「未達也，起時則起，可謂智矣。不計少多，有所希望，可謂施矣。向所念者，如來在此，何患不辦？如來能使不辦者辦，不足者足，一切常足，所作常辦，是謂如來。如來辦者，不用衣、食、欲樂之物，乃以具戒，不聽六患、五蔽之惑，不惟家樂，不有四食之想，亦無衣容冠幘 zé 之飾。處計常之中，而知無常之諦；居惑樂之地，則覺必苦之對。貪有之室，照空無之本；於受有之體，明非身之真。無我、無作、無緣、無著，斯如來之辦也。」

於是，善明聞天尊說，心悅結解，身輕踊躍，曰：「我本無黠，連縛十二，心起就冥，墮俗三流，今日所聞，未曾有法，願身受持，如天尊教，咸樂妙法。」因而歎曰：

「天人之尊，	如來為上；	慈哀勸救，	等施三界。
劣漏貧行，	攝以法財；	令一切惑，	解釋無疑。
身尊具貴，	相好無雙；	出意為人，	演法無窮。
觀 ruì 慧眾流，	注如山洋；	法澤三界，	流衍十方。
大人相滿，	寶慧具足；	在在現法，	將導不逮。
慧照愚冥，	牽致淨處；	願身自歸，	得到彼岸。」

於是，善明歎畢，更前長跪啟天尊曰：「願卒本意，今日設饌，唯乞加哀，枉屈臨 lín 眄 miǎn。」

天尊默然，自如常法；善明恭立，謂未見聽。

於是阿難開語之曰：「天尊默然，為己相許。」

善明聞之心則逸豫，稽首而出，住於門外，遣人入白言：「今自計所有，可供二千人飯，願啟天尊，令知如此。」阿難即白佛，具宣善明所言。

佛告阿難：「汝語善明，使還供設，盡汝所有，佛當與大眾一切皆往，勿嫌不辦。」阿難即出，具語善明，如佛教言。

阿難又曰：「賢者便還，莫起二意，畏有不足；佛神所至，無有不具。」

善明即前禮阿難而還。還舍，勅其妻子室內大小言：「今所請者號曰天尊。神妙通達，為一切智。其以一物，施是人者，世世受福，而無窮極。又能度人，解於索結。汝等恭肅，淨施飯食，具設眾味，當令絕美。」眷屬從使，各盡心極意：「天尊難遇，億劫時有，其所當為，善令清淨。」

於時，座中有明士，名力辦眾有。佛告令行，共佐善明，供此大眾。於時，十二天神王，及四天王、大勢龍王，承佛告教，皆從力辦眾有明士，往而佐之。到則勞俵語善明曰：「賢者勤心，佛使我等，來相營助。」

善明則前禮明士，及諸天王，敬意辭謝言：「勞屈上人，今已辦二千人具，大眾當來，懼是小舍，其將奈何？」

於是，力辦眾有明士及諸天神王答言：「莫憂。」因各左右顧視，屋室自然長廣高大，像天之殿。於屋下，便有千億萬座，皆是眾寶變地之形，紺瑠璃色。室中床座，亦復如是。如彈指頃，即有百千億萬人飯具，而皆足畢。燒眾名香，懸諸繒幡，其所行道，即便廣平。色如水精，樹木行伍，自然音樂，雅聲相和甚悲，

說法之音，釋梵八種。於時，力辦眾有明士、諸天神王，即還佛所。

善明見此大變，驚喜踊躍，來詣天尊，白言：「受佛大慈，所設已具。唯願舉眾，枉屈尊神。」

佛即令無穢王明士等六百萬人，在於前導，或行虛空。佛處中央，其餘從後。如來出門，地則肅震，諸天散花，燒眾名香，乃作上樂，歌頌而從。到皆就座，諸天神王即助施飯，佛口呪願，食已飽足，飯不消殲sì，眾器飯具，滿則如故。

善明心獨而言：「天尊威變，弘廣乃爾，食訖行盥 guàn，當問此意。」水盥已畢，如伸臂頃，佛與大眾，恍惚而還，在精舍坐。

於是善明，因復歎曰：

「天尊實神妙， 世所希見聞；
變改卓犖 luò異，觀者莫不欣。
諦觀甚奇雅， 現變難等雙；
不作而自具， 不勞飽滿眾。
不語自然使， 不教令自行；
不為而遇為， 是德以何將。
本行何術法， 生而有此榮？
積何德之本， 致斯巍巍尊？
願哀貧道者， 開饒以法財；
決心之結網， 放令無餘疑。」

善明歎已，更避坐叉手啟言：「我所居止，去是不遠，聚名福安。佛向所哀顧處是也。我在其聚，常好學問，學世威儀古王之制，及學神仙聖人之法。始聞天尊，近在此國，興意想像，夢輒 zhé 髣 fǎng 髴 fú。天尊弟子名舍利弗，常到我舍，為我說法。法甚深妙，我所希聞，心雖欣歎，猶懷瞢 měng 瞢。今日輕來，禮佛天尊，并觀道法，所當則行，至見心悅，如冥觀光。意欲設飯，

因獲異問，所有劣少，未敢發言。天尊神通，迎知我心，道力助我，床座食饌，忽然而辦，食畢器具，滿則如故。此何變化？神妙乃爾！

「又觀天尊，三十二相，相相有好，視之無厭。行則庠序，不遲不疾；坐則中坐，不前不却；語聲八種，不緩不急。言成法律，明誠如日，令一切眾，咸受恩福。本作何行，生而有此？」

「又見天尊，足不履地，相輪鬘 bīng 列，端嚴如畫，身空體輕，在所變現，此皆何行，於世有是？願垂解了，令知本末。」

於是佛言：「善哉，善哉！如爾所問，如來當具演之，整心整意，咸受莫忘。」

善明則曰：「受教。」

佛言：「我本先行六德之行，世世不廢，是以至於得佛，恣意變化，在所作為，為一切智，無物不達也。」

則曰：「何謂六德之行？」

曰：「廣施、廣戒、廣忍、廣精進、廣一心、廣智慧。」

善明白佛：「何謂廣施？」

佛言：「為道者先當知身非常真物，四大所成，骨肉不淨，皆當棄捐，還歸其本，不得常住。身不我有，財物非我許，心無有形，了無常名。為緣緣行縛，所以有身行，身無有常，亦當空朽。以計如此，則立四信。內身外身，天地萬物，皆無常住，當歸壞敗，棄散消融。此信已立，則觀體非體，觀物非物，便能恣施，飽滿於人。又而法施牽化愚蒙，故曰廣施。」

「何謂廣戒？」

曰：「廣戒者，謂能攝身之三殃、守口之四過、檢意之三惡。身行者，若見一切眾生、蚊 qí 行蠕動，愍而哀傷，縱而活之，隨其水陸，還而安之。若見眾寶珍琦，柔軟細滑可意之物，雖身貧苦，內伏其心，不令貪取。及見細色脂粉之飾，則內觀朽爛膿血

之臭，斯身之三戒。口行者，謂彼若以四過加己，則而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飾，答而化之，使反從己，斯口之四戒矣。意行者，則心習智慧，思惟生死，常住慧處，不惑流洩。又深入道品、空無之要，別了真嘯 yàn 而無疑難。見善則勸，成則代喜，斯意之三戒。故行道之始，先於十戒，既能自為，又化他人，勤而不懈，行而不休，都無懈倦之想，故曰廣戒也。」

「何謂廣忍？」

曰：「廣忍者，若人罵我，計從聲出音來到此，觀了無形；本音所來，出於心意，觀于心意，亦復無形。察心所猗，猗於四大，四大還本，則亦無名、亦非彼我、亦非男女、亦非老少，計了無主。慚辱所在，無形立字。於兩無之中，又亦無形，計此三者，空無所有。智者散意觀慮如此，則瞋恚不生，以空忍空，又於眾惡，忍而不為。對來不起，撿心伏意，身自能爾，又誨他人，此謂廣忍也。」

「何謂廣精進？」

「減於多食，不味於味；除於睡臥，驚意晨夜。遠俗近道，行於眾戒。坐起之法，不失其儀，無犯之行，當習於心；道品之要，汲汲樂誦，晝則勤受，夜則經行。語則應律，身口意并，從猗憶法，不離經文。坐而廣說，意不以煩，開教愚頑，不以懈勞。違心反意，自逮專精，身既自能，又誨他人。斯謂廣精進。」

「何謂廣一心？」

「孝事父母，則一其心；尊敬師友，而一其心；斷愛遠俗，而一其心；入三十七品，而一其心；空閑寂寞，而一其心；在眾煩亂，而一其心；多欲多諍，多作多惱，於是之處，而一其心；褒訕利失，善惡之事，於是不搖，而一其心；數息入禪，捨六就淨，而一其心。身自能行，復教他人，此謂廣一心也。」

「何謂廣智慧？」

曰：「明士隨於受身，則有三痛、六患、五蔽之垢、六十二沈吟之想、八十八難解之縛、千八百鋒瘡之痛。若此之事，則以智慧一一開了。觀其所起，察其所滅；視其所病，選以何藥。既總其要，令身不毀戒，意不入俗。處眾愛之中，心在道品之藏；寄六患之舍，心在六淨之堂；住五蔽之室，心在斷滅之戶；猗不固之屋，心思方便之護；坐虵 shé 虺 wán 之地，心念捨遠之徑；乘坏船之嶮，心圖自濟之路；近盛火之林，心推灌滅之安。是以明士，行智慧之便，拔出生死之難；絕三界之想，就滅度之地。既自身行，又教他人，此謂廣智慧六德之行義也。」

「向所問，如來神變相好，無量之德，所以致之？行此六法及諸慧定三十七品總持無邊底之行，故得佛號、天尊，無所不能為也。」

於是善明及眾會，聞天尊說，則皆舉言，願發無上獨尊平等之意。皆言：「今日得大福，令一切人疾速此行。」善明時則得四淨法，一為眼淨、二為身淨、三為口淨、四為意淨，欣然低頭，默思法義。

於是，善明避坐長跪，啟如來曰：「天尊所說，廣度無極，法禁微妙，撿攝意態 tài，伏心就淨，殃垢消滅，其聞此者功德已大，況乃履行，德難稱量。天尊又說，前世非但行此六事而已，又行定意之法及總持無底邊三十七品，乃成具佛事、四無所畏、十種力、十八神妙特異之法，變化自在，所說無難，而面見諸佛，飛到十方而授一切諸未度者，率化度之；而壞邪藏，將導曲邪；而生受苦之中不著、不斷，以不著、不斷，作因緣行，教諸惑者。如此之妙德，無央數事行，何等定意致得之乎？唯願天尊！為今現在及未來者，演其深義，令獲解脫。」

佛言：「善哉！善哉！所欲問者，今為分別，具敷大要，整意善聽。」

則曰：「受教」

佛言：「有定意法，名成具光明。其有人聞之者，若能履行一日至七日，其功德福不可譬喻。其聞是法者，先世已供養百千億佛，已於其坐具聞不疑，今生乃復值遇是成具光明定意法。今得修行行之，如彈指頃，長離三惡道，功德漸滿，疾速至佛。向所問諸事，悉能成具。」

善明曰：「當行幾事而得此尊定？」

佛言：「當淨行百三十五事，乃得入此定耳。遠身行、離口過、除意念、盡三穢、却六患、遏五蔽，十二因緣已捐盡，解結束，明六十二沈吟行。愈眾瘡、悅眾惱、捨諸大、棄骨血、避親屬、絕諸習、斷於愛、無諸可無不可、剗 chǎn 貪垢、刈 yì 欲根、不惑流、能制疾、不我計、無不我、立四信、住四止、就四斷、插五根、習五力、曉七智、履八正、入八念、八常勤，為已無勤可行，離不可行。學上智、自尊意、不貢高而濡軟、雨法雨，如一法不兩計、不三想、不為無益想、無有際想、不空想、不想想、想無處、不住無處想。善惟佛知佛淨、已知淨而善學、心正住、不邪還、等善惡、如明冥、於明冥知俱空、不疑法、不以有淨無、觀有無本為一。已知一而除一，不於一而起想，勤受教、善習行、因習行入無際、習勝意、不聽心、善防識、不亂轉。往來三而不著、察諸性了無根、知無根不可滿、以不滿而自整。縷觀法為同無，常住無絕無想，常無常以過上，不念人、不宥 yòu 世、不著物、罷 bà 捨求，法合離了無見、身生歿皆由化、上中下知法等，於是世往後世。觀二因如虛空、心無欲而常仁、行清白善誘人、知人向為反濁、於反濁而清澄、心遠愛筋入火、以淨火燒眾垢、已盡垢寂然淨、不念善不念惡、不惟好不惟醜 chǒu、不念苦不念樂、於毀譽無歡怒、心調淨所在入、開大藏入大法、以道律護滿法、苦習審勤承行。以盡道為光曜，視一切性識起，流結冥意思

止，勤求止以入道。剪三愛、除四失、增四城、離五覆、絕六慢、修六敬、具六法證、行七慧、強八力、拔九結、習九滅、十弘淨為己能、十力慧已備 *bèi* 足、十直法不復學、慧法種而常存、於三寶已能備，以法施無極盡，於諸專能備行、入無所著、入空無懈、却無吾念、無我想、無人計、無籌算、寂如滅度。是為百三十五事成具光明定意戒法之行。」

佛說是成具光明定意戒法品時，三十萬明士得是定意功德成具，立於第十之地。善明則得無所從生法忍，五百同輩人，心欣意悅，皆發無上獨尊平等覺意。四十萬明士皆立不迴還行。除惡眾五萬人，皆得無所著道。持五戒賢士、賢女二千人，皆得履跡之行。諸天在虛空中，而作音樂。歎曰：「快哉！世人乃獲上聞之要，其在愚矇埃濁者，今日霍然除盡。如淨水洗浴垢，今聞大法心垢為消。願令法輪常轉，使一切疾速妙慧。我等常遇天尊，所生不離。疾得是成具光明定意，當廣宣法恩，還照流冥。如今日大會，興立無數道本。」

善明白佛言：「今聞天尊是定意，淨心自思，觀我無點慧心，了不知處，於外、於內俱亦如是。」

佛告善明：「譬猶冥室執炬而入，則莫知冥之所在，是定意法其能履行道品成具，則不知無點十二牽連之所失也。善明！非但是而已，則不見十方生死起滅之處也，至履跡無著、因緣覺佛，乃至如來，皆無見有所想見非見也。無所想、一切清淨想、止清淨想、亦不止清淨想，是為空見無所見。」

善明白天尊：「云何不止清淨想是為空見？當是時，心在何許？所見何等？」

佛言：「善明！於是時，心不在內、不處外，不於道、不於俗，不於有、不於無，不於起、不於滅、不於動搖處也。是心無根際、無音響，本末了索，當如是見。是見為見、為空、為滅，為都無

所有定意之法。以此為見，明士當作是計念，除念就淨。作是計念者，為應成具光明定意之教法也。是法無所有法故，強為其名。明士聞是，莫怪莫疑，諦而思惟其法，不退不懈，斯為已得定意威神之護力也。善明！其欲學此者，當行四事，稍入無見處。」

曰：「何謂四也？」

「一、不有身，二、不有居，三、不有世，四、不有物。以能如此者，則得入四要。」

曰：「何謂四要？」

曰：「一為佛要、二為法要、三為空要、四為滅要。此謂四要也。」佛時歎曰：

「無彼無我想，	亦不無黠計；
十二因不著，	是應成具足。
是定法本無，	非有住立處；
哀世現其名，	空行亦合儀。
人心并意識，	此三為起法；
行是成具足，	無起無所滅。
空為成具地，	生死苦斷離；
一切無餘跡，	是合定意行。
世人轉相猗，	邪見著名法；
貪有利常想，	纏縛無數世。
積行常綴礙，	憂惱著意惑；
四變如隨影，	往來無休息。
行定無所猗，	正觀不著名；
貪盡想得滅，	解縛清淨安。
淨行不罣惑，	惑惱意了無；
生老病已絕，	無復往來憂。
慧眼明已大，	智本無邊底；

黠使度無極， 行定乃至此。
世火星月明， 日曜崑崙光；
釋梵殿所照， 是定明過上。」

佛告善明：「乃往昔無數劫時，有佛名尊伏欲王。時佛住世壽十萬歲，不在是南天竺止，自於今北方淨耀天歸佛所住處是也，彼國去是三億萬佛土乃得之。尊伏欲王佛時，人壽二萬歲，常可自從弟子六十萬人，明士眾不可計。國民熾盛，豐饒寧靜，率皆賢行，戒德相嗟，欲貪三垢薄而殲sì。時佛大會十方明士，普受持說是成具光明定意，便而成具佛事，在於四署之一數。是時，有長者子名敏見，年五百歲，時國人以為少年。敏見聞佛大會，則啟二親，乞行詣佛，觀其所作。父母聽行，即往見佛，稽首于地，禮竟正住，喜心興盛，便脫身珍琦雜寶瓔珞，散于佛上；以佛神威，應時所散，化成花蓋，到覆大眾，人人各別。佛令就坐，為說是成具光明定意法，心又增欣，則時願言：『令我所生常遇是成具光明定意，疾能履行，無虧減於戒德。』是時少年以一切寶施與，發一言之至願，以是故，所生世輒得受。善明！寧知彼時少年不乎？則爾身是也。今我出世，汝復遇值定意。於今以後，必得不久；得慧之後，二百劫當具成佛，號導世王。天上天下之獨尊，當化導愚冥如我今也。」

善明聞佛授其封拜之名，則心淨體輕，譬如琉璃水精中外潔jié淨，一切無穢，以所置處處，并後淨其心若斯，則時得十愴 dàn 然法：一者愴然不以所見為動，二者於諸煩勞之事愴然常足，三者於眾想愴 dàn 然不想，四者流俗所樂汲汲之事愴然而飽捨，五者於德不德愴然不念求、不念否，六者善法、惡法愴然不著，七者謙者、賢者愴然不望榮，八者敬養捨棄愴然無歡怒，九者一切如法失法愴然同其原，十者以入淨寂若處不淨，能以法化，愴然無著別、無厭捨之念。心以如此，因白言：「天尊！今授封拜之要

於我，當報恩宣開一切，令未聞者聞，未知者知，未度者度之。我生死常多，雖多、雖久不以為勞。已不著、已覺、已能整、已為不惑、已能入其被服，隨因緣而示見之，我不已生死為生死也，我受佛威神已悉俱了。我有等率五百人，願天尊加四等之大慈，勉引入法，令疾解是成具光明定意。」

於是佛笑，皆見光從口出，五色煒 wěi 曄 yè，明接十方——其在痛者，一時得安——還從頂入，自如常輝。侍者阿難整服避坐，叉手啟曰：「佛未嘗虛欣笑，笑必有故。唯願敷演，散告未聞。」於是阿難，則而歎曰：

「面部人雄顏，	眼鼻口正端；
金體極軟細，	今笑何盛欣。
方口含白齒，	脣 chún 像朱火明；
姿美八十種，	今笑必有因。
鏡齒牙四十，	廣舌頰車方；
語則香氣發，	今笑為誰成？
眉髭 zī 紺青色，	眼瞼 jiǎn 雙部當；
白毫天中立，	今笑唯願聞。
天眼已了朗，	道眼已備 bèi 通；
法眼與慧眼，	此四已具成。
笑必有感應，	啟化於未成；
或當受拜決，	故笑發金顏。」

佛語阿難：「佛真不妄笑也！今善明所從五百賢士，前世已供養二百億佛，已於其坐，聞是成具光明慧中百三十五行，自從初聞歷世踰多，然常剛猛適在小善之數，未能伏心受持清淨最妙定行。雖爾，以聞之功德，所生不在三惡處，常遇值是尊定之法。今日來會，淨心聽受，稍稍解釋開入正諦。後慈仁佛立，當於彼時，得是成具光明定意。却後三十六萬億劫，皆成為佛。當復以

是法教化，所領國土各各有號，有名幢節布耀王、次名大光遍顯、次名大勢伏惡、次名猛盛威德、次名流水淨音、次名高德普接、次名景現除結、次名化幻自在，名各各如此。」

於是，五百賢士聞所受決，欣悅踊躍，則得五無轉心：一者祠祀求福心不轉為；二者一切五味可否，皆是眾生之神命，終不轉為害生可口；三者正立於無上獨尊之行，終不轉動捨就小道；四者知是法尊無有與等者，勤心修行，雖有他法，雜異之虛而已，法心觀別終不轉為；五者正使世有佛無佛、法興法衰、有終有絕，心在定意，不以無此三寶故轉為邪業。是為五無轉心。已得是心法義，皆前長跪白天尊曰：「佛哀我等！告其封拜成佛之名，我等當報恩。後若所生弊惡之世，當勤修正行，奉宣尊法，開化未知，亂者正之、懈者勤之、却者勉之、傾者扶之、缺懼者補完之、冥者照之、結者解之。殺者為說夭逝之殃、盜者為說貧乞之苦、姪者為說身之禍、讒 chán 佞 nìng 欺者為說滅性之患、醉亂者為說危身之變。我等今日并於佛前，誓立五願，作明士行乃至成佛，行之無休已。願佛哀於我等！聽我等所言。

「第一之願者：我作明士行，疾令身而變化周流十方。若世無佛，四輩弟子或有知法者，言：『信實有佛，但滅度耳！』俗人邪見疑網生，不見佛有不知法，便言：『無佛，但虛妄耳！若審有佛，何不見其威神乎？』兩諍如此。當於諍時，我便當往化，現佛身相好照明，又化威神，於是兩諍人前令見，知諦有佛，并謂曰：『汝莫疑也！』是疑人即當驚喜，因為說法教度脫之，已便化去，如是無極。

「第二之願者：佛有大妙極深無量法門十二部要。佛滅度後，弟子各學一經、偏見一卷，不能遍洽，未解四說方便之等，便轉相難。或言虛、或言有，言是義當爾、是不當爾，真知法義者言辭相貌，不曉義者貪於名字，飾相貌狀如解達，便於眾會，兩諍

興悲捨善就惡。當是諍時，我當往現身變化，有踰於眾，令眾肅然，便為斷說，是別正者。牽經開語，令俱歡喜，已便化去，如是無極。

「第三之願者：佛滅度後，俗人外智之士，入佛弟子大眾中，弟子論說法義，言及眾道，分邪別正，差品高下，便言：『是道九十六種之中，佛為尊耶！有四神足飛行變化，天上天下無如佛智者。』俗智之士生不覩佛，習於邪見，信小毀大，便語佛弟子言：『汝莫妄說，云佛神足飛行變化，先古以來，人之品類，無有此也。誠不實言。』當此之時，我便化作佛身相，示諸種好，現于神足，經行空中，身出火水，令諸俗人、外智之士肅然而驚，乃知威神之化。以為說法，授以正戒，畢乃化去，如是無極。

「第四之願者：若人讀誦佛經，獨在野室，若在山間，或於大國。尊姓長者，及與人民，無有師法，或師不明，頑無所問，心用疑網。我化作道人，被服往到其所，句句為解，本末分了，疑意權開，令入微妙而無疑難。已便化去，如是無極。

「第五之願者：所生國處，常遇見佛。佛滅度後，弟子立廟、圖像、佛形，并設講堂，論議經法。若俗之人，開學小慧，縛在四倒。聞佛弟子說度世法生死之要，便往難却，不諒真正，謗訕 shàn 啤 bēi 咄 zǐ，貪名求勝，或加恚 yuān 恚，欲往壞敗，陵訾 zǐ 毀蔑，卑易弱之，弊於正道，令不得行。當爾之時，我便當化現佛身，更為說絕妙之法。現其生死殃福之應，將詣天上，令觀福舍；牽到泥犁，使視罪報。法威以震之，智力以伏之，令即降伏，信就大道。已便化去，如是無極。

「我作明士乃至成佛，常當行此五願，無有休息。願天尊以大恩之福，覆祐我等，令得所志。」

於是佛言：「善哉願也！斯成明士，所當志念，從今已往，必得不失。但當常護其行，莫令毀漏。勤率一切，疾獲爾志。」

佛時歎曰：

「意大興願首，	化惑以此五；
當成無央數，	疑者得入道。
此德無有量，	為眾行之英；
若人聞是願，	疑網永除亡。
五願為佛地，	所伏合道化；
大慧無過是，	此願人中上。
五百諸賢士，	啟願少等雙；
後生得不失，	一切受福慶。」

佛謂諸賢士一切在坐者：「是法真諦，宜善奉行，當以成具為本，不以虛言、綺語為應法也。當忍而不為惡，若在空閑及於大眾尊卑之處，內制其心，令如戒法，不以閑譏 yàn 而犯漏行；不於眾會而自大；不用尊顯而驕貴；不以卑弱而轉隨；不慚善、不慚惡；不種無益之事；心如正法無有搖却；不作增減之念也。如此明士，善根五願必獲爾志，疾成至佛。」

是時，無穢王明士避坐長跪，啟天尊曰：「願佛今日，現是成具光明定意威神，令此眾會見之悅也喜樂，皆當發意立此德本，未成者成，未度者度。」

於時，坐中有明士名大力普平。佛讚大力普平：「現是成具光明定意威神。」即時受教，便於其坐而不起動，因入慧定神靜之意，如彈指頃，三千大千之國，諸小山、大山、大障山、小障山，悉滅不現，一切普平，紺琉璃色。復令十方他佛國土，皆通相見、相去如一尋所也。觀十方諸佛坐處，譬如仰觀星宿 xiù 不可計算。復以右手舉，十方諸佛三千大千國土，已著一指上之、下之，如舉一塵。其中人民，蠕動之類，無有知之者，而有驚怖之念也。於是，復以一切十方諸佛之國，以內 nà 方圓一尺之器中，而不逼迤 zé。現變畢竟，燿 huò 如常故。其在坐者，皆見如斯，悉而驚

欣踊喜，發於大願，其心皆在無上獨尊之地。八百萬明士及諸尊天，得安樂慧定。復六十萬人，悉入通解法門。復六萬八千人，得是成具光明定意。十方諸來明士莫不歡喜。

佛語善明：「一切人所以不學是成具光明定意者，為住於惑故也。計有以有便著染黑冥，以在著染，譬猶冥夜復閉目行，便無所見。無所見者，謂今所受身善惡，目前之所造也。以不覺見故，便吁嗟啼泣，謂今為善反受惡罪，或先為惡反受善福。不曉思惟此本，便結在疑網，已在疑網，於可學便不欲學，可進不欲進，可入不欲入，是故忘失是定，在於哭悲惶戀，累劫無終，已來往無休息，名曰勞苦行也。哀哉！善明！此章可像故，佛出世正為愚迷人故，其有人學是正定者，彼所感念，生死之煩皆疾得除；復能訓導一切諸著有者。善明！常當思惟空法，莫住惑誤處也。」

善明白佛言：「若有賢士，生於種姓之家，統領縣官位率國政，心多煩亂不得專一，欲學是定，當奈何乎？」

佛言：「賢士生有縣官之因緣，或在不安隱處，欲學是定，不得巡心者，當書是經卷供養。設坐閣燒香敬禮，朝中人定，不失三時，頭面為禮，懇 kěn 惻 cè 至心。又當加行十五事：一者不殺；二者活生；三者不妄取；四者而恩施人；五者不婬；六者遠色聲；七者不欺不調；八者而忠言善諫；九者不醉；十者不以酒為惠施；十一者擁護羸 léi 劣不令枉 wǎng 橫 hèng；十二者其所臨生加以仁心，各使得所；十三者寬弘大受，包化不肖，示以正教；十四者其來歸於己，有所陳訴，必而正平應於法律，令無枉慍 yùn；十五者以善勸上，悉施於民，終始無懈。行是十五戒，莫得休廢，此亦應定意之教法，必得不失，後長解脫也。」

善明白佛言：「若有凡人為宿罪所牽，在不安隱處，拘逼制礙，有志於是成具光明定法，而不得從心意，欲學是尊定，當奈何乎？」

佛言：「善明！凡人至心欲學者，亦如上說。善書是經卷，為

設坐閣，燒香敬禮，不失三時，當復加行十事：一者修奉五戒，無有缺犯；二者當以閑暇，稍稍誦行定意法文；三者雖執事作，內心誦習，使不忘誤；四者在勤勞屈苦之地，當知是宿行所為，而無慍恚；五者若居地無佛形像，無離惡眾，心常存憶，向四方作禮，如對佛無異；六者謹勅柔軟，調和心意，下於一切；七者所作盡節而無虛飾；八者饒作等侶，不愛筋力；九者若見老、羸 lēi、疾病、瘦耄 mào，傷念扶護，至心不飾；十者常歸命三尊而不怠忘；是為十事。凡人雖在勤苦拘礙之處，當行此十事，莫毀、莫懈，亦應定意教法，世世不失，後長解脫也。」

善明白佛言：「若有賢女人！姻種姓之家，或有居事之業因緣，不得捨離，欲學是成具光明定意，當奈何乎？」

佛言：「善明！女人有居事因緣，志欲學是正定者，亦如上說。善書是經、設立棚閣、供施幡花、燒香敬禮、頭腦著地，鷄鳴、日中、人定三時，為禮不失、至心懇 kěn 惻、常願離於女人身，心絕愛欲，如是無懈。又當加行二十事：一者持上賢士十五戒，中士十戒，而不毀缺；二者捐於妬心；三者減於鑲釧之好；四者除於脂粉之飾；五者無有恣態 tài；六者衣服真純而不奢麗；七者育養室內，以慈心相向；八者軟教奴婢，不加楚痛；九者攝護孤獨，衣食平等；十者孝事其上，仁接下小；十一者下聲下意，當自剋責；十二者謙卑誠順，常知慚愧；十三者所作為者，手執其事，清淨香潔 jié，施於公姑、父母，供養三尊，及與師友；十四者親疎善惡，慈而等之，無此四念，差別之相；十五者若在私室，空閑無人，心不念欲；十六者端慤精一，心常在法；十七者所欲施作，報於所尊，然後乃行；十八者無自專之心，常以卑順勅誡其身，令如正法；十九者終不於牆 qiáng 垣 yuán 闚 kuī 看，有邪僻之念；二十者坐起言語，終不調戲，常應法律，而無輕失。是為賢女人居家行正定之法。如此莫漏，功德漸滿，後長解脫也。」

善明白佛言：「若有小姓凡女人，性樂賢行者，家貧困厄，執事勞苦，憂在衣食，不得自在，內厭殃罪，欲疾解脫，聞是成具光明尊定清淨之法，至心欲行，當云何乎？」

佛言：「善明！如此凡女人輩，在於貧困，欲學是定，雖不能得具行誡法者，且當修奉十事，莫作違捨。一者親就賢友，從受五戒，行不毀缺；二者雖饑 jī 雖寒，忍不殺盜，以自飽煖 nuǎn；三者雖獨居處，忍不邪淫，數諫心意；四者雖貧，忍不欺怠，以求財賄 huì；五者於酒食倡伎，忍不觀戲；六者尊行定法者，視之如佛；七者常行五善心：一為念施心，二為恭敬心，三為禮節心，四為下於一切心，五為制伏眾態 tài 心；八者雖在事作，心誦法文而無懈怠；九者六齋入塔，禮拜三尊；十者雖無錢財以用布施，常身自掃灑塔地，以淨水漿，給與眾僧澡手洗浴，以力為施，勤而不厭。是為凡女人在於貧困，而行是十事，不有懈怠，此則巍巍，生則值佛，常遇定法，後長解脫。」

佛言：「善明！我所說賢女、凡人、貴姓賢女、凡姓女人、好賢行者，四品之行，誡法了了，其身履行無毀漏者，是之福祐難譬喻也。善明！譬人以七寶滿是十方，上至二十八天，以用布施，百千劫不休不息。如彼四輩人，行成具光明定意四品法功德，出於彼布施福上巨億萬倍。所以者何？夫福者有盡、有苦、有往來、有煩勞、有食飲；行是成具光明定意，則無此五也，寂然潔 jié 淨，一切盡滅，是曰最尊，故喻勝也。」

「善明！當布露是戒，令一切聞受持行之，此明士所當勤勸率也。」

佛告善明：「我滅度後，若有人行是成具光明定意，及書持經卷、供養作禮者，當有十二大神擁護之，令不枉橫，所在安隱，不為惡所中傷。今為汝說此諸神名字，其在厄難、水、火、盜賊、兵革，善誦行是經文，不以怨厄故而廢置者，是十二天神，即當

往護之，終不使橫殃。佛無二言也，當廣宣告一切人，令誦習之。

「有神名大護，	復次神名福救；
復次神名祐眾，	復次神名不厄。
復次神名善將，	復次神名光明；
復次神名道戒，	復次神名拔苦。
復次神名大度，	復次神名度厄；
復次神名安隱，	復次神名普濟。」

佛告善明：「是十二神又有願於佛，當防護是持法者，行是成具光明定意法誡處，當令有五清淨：一者為經所在高座常令清淨；二者燒香掃地令清淨；三者衣服常清淨；四者心、口、意常清淨；五者讀是經時，先施清淨水，盥 guàn 手、漱口常令清淨；是為五也。」

於是，佛告阿難：「以成具光明定意法囑汝，善書經文慎莫增減。勤教一切人，疾令受解。阿難！是經難遇。所以者何？其要先從六度無極起，乃入正定。是百三十五行，此中有教誡、有謙誡、有忍誡、有禮節誡、有眾善法誡、有空法誡，乃至滅度處，無不具有也。佛身所有相好慧力，悉從此法出。為尊上、為斷生死，所謂無比之法也。重囑累汝，諦以授之，當以了了。佛之出世，難可常見，法誡之興，亦難值遇也。汝莫怠遠。」

阿難言：「受天尊教。」

佛說經竟，十方諸來明士及諸天神，禮佛歡喜，忽各還本所。忍國諸明士、除惡眾、天龍鬼王及四輩人，聞經欣悅，各以頭面著地，禮佛而去。

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

大寶積經善德天子會第三十五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一千人俱，菩薩摩訶薩十千人，并欲色界諸天子等。是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與善德天子俱在會中。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汝當為此諸天大眾及諸菩薩，演說諸佛甚深境界。」

文殊師利白佛言：「唯然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佛境界者，當知非眼耳鼻舌身意境界，非色聲香味觸法境界。世尊！非境界是佛境界。以是義故，如佛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何境界耶？」

佛言：「空境界，諸見平等故。無相境界，一切相平等故。無願境界，三界平等故。無作境界，有作平等故。無為境界，有為平等故。」

文殊師利言：「世尊！何等是無為境界？」

佛言：「無念是無為境界。」

文殊師利言：「世尊！若無為等是佛境界，為無念者依何而說？無所依故則無所說，無所說故則不可說。世尊！諸佛境界不可說也。」

佛言：「文殊師利！佛境界當於何求？」

曰：「於一切眾生煩惱中求。何以故？眾生煩惱性不可得，非聲聞緣覺之所能知，是則名為諸佛境界。」

佛言：「文殊師利！佛境界有增減耶？」

曰：「無增減也。」

佛言：「云何了知一切眾生煩惱本性？」

曰：「如佛境界無有增減，煩惱本性亦無增減。」

佛言：「云何名為煩惱本性？」

曰：「煩惱本性是佛界本性。世尊！若煩惱性異佛境界，則不說佛住一切法平等性中。以煩惱性即佛界性故，說如來住平等性。」

又問：「汝見如來住何平等？」

曰：「如我所解，眾生現行貪瞋癡者，所住平等為如來住。」

佛言：「眾生現行三毒煩惱，住何平等？」

答曰：「住空無相無願平等性中。」

佛言：「文殊！彼性空中，云何復有貪瞋癡耶？」

文殊師利言：「於彼有中，有性空處、有貪瞋癡。」

佛言：「於何有中說有性空？」

曰：「於文字語言中說有性空。有性空故，有貪瞋癡。如佛所說，諸比丘有無生、無為、無作、無起。若無生、無為、無作、無起不有者，亦不可說有生、有為、有作、有起。是故比丘以有無生及無所起，由此得說有生有起。如是世尊！若無性空無相無願，則不可說貪瞋癡等一切諸見。」

佛言：「文殊師利！以是義故，如汝所說，住煩惱者是住性空。」

文殊師利言：「世尊！若觀行者離於煩惱而求性空，則不相應。云何別有性空異於煩惱？若觀煩惱即是性空，為正修行。」

佛言：「文殊師利！汝住煩惱？離煩惱耶？」

文殊師利言：「所有煩惱悉皆平等。如是平等，我正修行入此平等，則不離煩惱、不住煩惱。若沙門婆羅門自謂離欲，見他煩惱；彼隨二見。云何二見？謂有煩惱名為常見，謂無煩惱名為斷見。世尊！正修行者不見自他有無之相。何以故！明了一切法故。」

佛言：「文殊師利！依何正修行？」

曰：「正修行者為無所依。」

佛言：「不依於道而修行耶？」

曰：「若有所依而修行者則是有為，若行有為則非平等。所以

者何？不離生住壞故。」

佛言：「文殊師利！無為中頗有數耶？」

文殊師利言：「世尊！若無為有數，即是有為，非謂無為。」

佛言：「若聖者得證無為則有此法，寧無數耶？」

曰：「法無數故、聖遠離數，為無數也。」

佛言：「文殊！汝證聖法？為不證耶？」

文殊師利言：「世尊！若問化人：『汝證聖法為不證？』者，彼云何答？」

佛言：「文殊！夫化人者則不可說有證非證。」

文殊師利言：「佛豈不說一切諸法皆如化耶？」

佛言：「如是如是。」

曰：「若一切法皆如化者，云何問言汝證聖法為不證也？」

佛言：「文殊！汝於三乘證何平等？」

曰：「佛界平等，我如是證。」

佛言：「汝得佛境界耶？」

曰：「若世尊得者，我亦當得。」

爾時尊者須菩提語文殊師利言：「如來不得佛境界耶？」

文殊師利言：「汝於聲聞境界有所得耶？」

須菩提言：「聖者解脫，非得非不得。」

曰：「如是如是。如來解脫，亦非有境界非無境界。」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汝不將護新發意菩薩而演說法。」

文殊師利言：「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醫人將護病者，不與辛酸苦澁 sè 等藥。而彼醫人於彼病者，為與其差？為與死耶？」

須菩提言：「是與死苦，非施安樂。」

文殊師利言：「其說法者亦復如是。若將護於他恐生驚怖，隱覆如是甚深之義，但以雜句綺飾文辭而為演說，則授眾生老病死苦，不與無病安樂涅槃。」

說此法時，五百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八千天人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七百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我等於未來世，當如文殊師利得是辯才。」

爾時長老須菩提語文殊師利言：「汝豈不以聲聞乘法為聲聞說耶？」

曰：「一切乘法是我所乘。」

須菩提言：「汝為是聲聞？為辟支佛？為應正等覺耶？」

曰：「我為聲聞，不因他聲而生解故。我為辟支佛，不捨大悲無所畏故。我為應正等覺，不捨本願故。」

須菩提言：「汝云何作聲聞？」

曰：「彼諸眾生未曾聞法令得聞故，我為聲聞。」

又問：「汝云何為辟支佛？」

曰：「眾生法界令信令覺，是故說我為辟支佛。」

又問：「汝云何為應正等覺？」

曰：「一切諸法法界平等如是了知，是故我為應正等覺。」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汝決定為住何地？」

曰：「住一切地。」

須菩提言：「汝豈亦住凡夫地耶？」

文殊師利言：「我亦決定住凡夫地。」

須菩提言：「汝何密意作是說乎？」

曰：「一切諸法自性平等，故說如是。」

須菩提言：「若一切法皆悉平等，當於何所建立諸法——此聲聞地、辟支佛地、菩薩、佛地耶？」

文殊師利言：「譬如十方虛空界中，說言此是東方虛空，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如是說。如是言說種種差別，非於虛空而有異也。是故仁者！依一切法畢竟空中，建立種種諸地之相，亦非空性而有差別。」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汝已證入正性離生耶？」

曰：「我已證入，而亦復出。」

須菩提言：「云何證入而復還出？」

文殊師利言：「仁者當知，此是菩薩智慧方便。於正性離生如實證入、方便而出。須菩提！譬如有人善於射術，有一怨敵念欲害之。射師有子，憐愛甚重。時彼愛子在曠野中，其父謬謂是所怨讎，放箭射之。子便大喚，言我無咎何為見害？時彼射師有速疾力，急往子所却取其箭。菩薩亦復如是，為調伏聲聞辟支佛，故入正位還於彼出，不墮聲聞辟支佛地。以是義故，名為佛地。」

須菩提言：「云何菩薩而得此地？」

文殊師利言：「若諸菩薩住一切地而無所住，為得此地。若一切地悉能演說，而不住於下劣之地，為得此地。若有修行為盡一切眾生煩惱，而法界無盡，雖住無為而行有為，於生死中如園觀想不求涅槃，為得此地。所有志願悉令圓滿，得無我忍成熟眾生，為得此地。得佛智慧而不於彼無智人所生瞋恨心，為得此地。為求法者轉於法輪，而於法界亦無差別，如是修行為得此地。復次若諸菩薩摧伏魔怨而現作四魔，為得此地。」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此菩薩行一切世間甚為難信。」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是諸菩薩行於世間超過世法。」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當為說此超過世間。」

文殊師利言：「夫世間者名為五蘊。於此蘊中，色聚沫性、受水泡性、想陽焰性、行芭蕉性、識幻性，如是當知世間本性，聚沫、陽焰、泡、幻、芭蕉，是中無蘊無蘊名字、無眾生無眾生名字、無世間超過世間。若於五蘊如是正知名為勝解，若正勝解則本來解脫，若本來解脫則不著世法，若不著世法則超過世間。復次須菩提！五蘊本性空，若本性空則無我我所，若無我我所是則

無二，若本無二則無取捨，無取捨故則無所著，無所著故則超過世間。復次須菩提！是五蘊者屬於因緣，若屬因緣則不屬我不屬眾生，若不屬我不屬眾生是則無主，無主則無取，無取則無諍，無諍論者是沙門法，如手畫空無有觸礙。修行如是空平等性超過世間。復次須菩提！五蘊法界同入法界是則無界，若是無界則無地界水火風界、無我無眾生無壽命、無欲界及色無色界、無有為無為生死涅槃界。入是界已則與世間俱而無所住，若無所住則超過世間。」

說此超過世間法時，二百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各各脫鬱yù多羅僧衣以覆文殊師利，作如是言：「若不於此法門生信解者，彼無所得亦無所證。」

爾時須菩提告彼諸比丘言：「長老！汝等少有所得有所證耶？」

諸比丘言：「若增上慢者則可說言有得有證，無增上慢沙門法者無得無證。彼於何處生此動念而自謂言：『我如是得我如是證。』若於其中有動念者則是魔業。」

須菩提言：「長老！如汝所解，何得何證作是說乎？」

諸比丘言：「唯佛世尊及文殊師利知我所得、知我所證。大德！如我所解，若不了知苦相，作是說言苦我應知，為增上慢。如是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為增上慢。彼不了知苦集滅道相故。作是說言，乃至道我已修，為增上慢。云何苦相？謂無生相。如是集滅道相若無生相，即是無相無所得。於其中無有少苦可知、集可斷、滅可證、道可修。若於此說聖諦義中不驚不怖不畏者，非增上慢；若生驚怖，為增上慢。」

爾時世尊讚彼諸比丘言：「善哉善哉。」告須菩提：「此等比丘於迦葉佛法中曾聞文殊師利演說如是甚深之法。此等比丘往昔修行是深法故，今聞隨順速能了知。如是次第於我法中聞是深法生信解者，一切當於彌勒法中得入眾數。」

爾時善德天子白文殊師利言：「仁者於此閻浮提中數數說法，我等願請仁者往兜率陀天。彼諸天子亦有久殖廣大善根，彼若聞法則應解了。以著樂故，不能來至佛所聽法而自損減。」

爾時文殊師利即現神變，令善德天子及一切眾會皆悉自謂入兜率陀天宮，見彼園林、宮殿樓觀、欄楯窓 chuāng 牖 yǒu，間錯莊嚴。其諸寶臺 tái 層 céng 級高廣至二十重，眾寶網幔天花遍布，異類眾鳥翔集和鳴。於虛空中有諸天女散曼陀羅花，歌詠讚歎遊戲快樂。善德天子見是事已，白文殊師利言：「希有文殊！云何我等如是速疾已到兜率陀天宮，見此園林及諸天眾？文殊師利願為說法。」

爾時長老須菩提告善德言：「天子！汝不離會中而往餘處，是文殊師利神通變化，令汝自見入兜率天宮。」

爾時善德天子白佛言：「希有世尊！文殊師利遊戲三昧神通變化，於一剎那中示現此會悉入兜率天宮。」

佛言：「天子！汝於文殊師利神通變化豈是見耶？如我所知，文殊師利若欲以恒河沙等諸佛刹土功德莊嚴集一佛國，悉皆能現。或以指端舉恒河沙諸佛刹土，過於上方如恒河沙諸佛土已置於虛空，又諸佛刹所有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水性眾生亦不迫迮 zé，而皆自見不離海中。所有世界諸須彌山王，皆悉置於芥子之內，依須彌住諸天子等，而皆自謂在其本宮。又諸佛刹所有五道眾生，悉皆安置於其掌中，眾妙資具猶如一切樂莊嚴國，咸令得見。又諸世界所有火聚，悉皆安置一兜羅中。復次諸佛世界所有日月，於一毛孔悉能覆蔽。隨應所作咸皆作之。」

爾時惡魔化作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欲見文殊師利現前作此神通變化。何用如此虛誕之言，一切世間所不能信。」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言：「汝當於此眾會示現神變。」

爾時文殊師利不起于座，入心自在一切法莊嚴三昧。于時如

佛所說神通變化皆悉示現，魔與眾會及善德天子一切皆見。爾時大眾見此神變歎未曾有，作如是言：「善哉善哉！由佛出現有此正士，於世間中開是法門現諸神變。」

爾時惡魔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作如是言：「希有世尊！文殊師利有此神通，今此眾會亦為希有，於文殊師利神通變化而得信解。世尊！設有如恒河沙等諸魔，不能於此信解善男子善女人而作留難。我亦惡魔波旬，恒求佛便惱亂眾生。我從今往自立誓願，若於此法門流行之處，有生信解愛樂受持讀誦演說，於四面百由旬外不於中過。世尊！然我眷屬有欲斷滅如來法故，令修行者其心散亂，我為降伏說陀羅尼。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法門書寫讀誦為人演說，諸天魔眾當得善利，令說法者身心悅豫精勤修習，與無礙辯才及陀羅尼，承事供給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令無所乏。」即說呪曰：「怛姪他(一) 阿末麗(二) 毘末麗(三) 替哆低(四) 阿羯裨(五) 是多設堵嚕(六) 誓曳杜野筏低(七) 部多筏低伽米麗(八) 低(九) 蘇普低(十) 普普細(十一) 地唎蘇溪(十二) 憍提(十三) 可詣(十四) 米洗禮(十五) 央矩麗跋麗(十六) 呼盧忽梨(十七) 索醯(十八) 輸戍米提地唎(十九) 阿那筏低底底使咤泥(二十) 吃唎多唎低(二十一) 吃利多費低(二十二) 肥盧遮都費低漫怛囉惇馳那駝略迦(二十三) 阿(去聲)跋羅目多瞢嚩蘇唎耶(二十四)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專精受持此陀羅尼心不散亂，常為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之所守護，一切惡鬼無能得便。」

彼魔波旬說此呪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爾時世尊告魔波旬：「善哉善哉！汝之辯才，當知是文殊師利神通境界。」於是文殊師利現神通力，及魔波旬說呪之時，三萬二千天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時文殊師利還攝神力，令此眾會皆悉自見如本而住。爾時文殊師利告善德天子言：「善男子！汝往兜率陀天遍告天眾，我當來彼。」

時善德天子聞是語已，禮世尊足并諸菩薩、大德聲聞，與其眷屬恭敬圍遶，於眾會前忽然不現，須臾已至兜率陀天。爾時善德遍告諸天子言：「汝等應知，文殊師利憐愍汝故欲來至此。汝等應當捨諸欲樂、遠離憍慢，恭敬尊重隨順聽法。」

爾時善德天子如所應辦莊嚴道場，即便合掌作如是言：「文殊師利！今正是時。」

於是文殊師利與一萬菩薩、五百聲聞，及天、龍、夜叉、乾闥婆等，前後圍遶，禮佛足已，於會中沒，現兜率陀天，與諸菩薩聲聞大眾於彼道場隨敷而坐。時諸大眾悉聞四天王宮、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及以化樂、他化自在諸天子等，魔眾梵眾，乃至有頂，互相唱言：「文殊師利今在兜率陀天方欲說法。」諸天聞已，無數百千皆來集會，盡此欲界天宮所不容受。時文殊師利即以神力，令彼諸天自見寬廣不相妨礙。

爾時善德天子白文殊師利言：「大眾已集，願為說法。」

文殊師利告善德天子言：「有四種法，菩薩住於不放逸者，則能攝取一切佛法。何等為四？一者住於戒律而具多聞，二者住於禪定而行智慧，三者住於神通而起大智，四者住於寂靜而常觀察。

「天子！有八種法入於戒律。何等為八？一者身清淨，二者語清淨，三者意清淨，四者見清淨，五者頭陀功德清淨，六者命清淨，七者捨離一切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清淨，八者不捨一切智心清淨。是名八法入於戒律。

「天子！復有八法入於多聞。何等為八？一者尊重，二者下心，三者發起精進，四者不失正念，五者隨聞受持，六者心善觀察，七者如聞轉教，八者不自讚毀他。是名八法入於多聞。

「天子！復有八法入於禪定。何等為八？一者寂靜住阿蘭若，二者捨離憒鬧，三者不染境界，四者身心輕安，五者心緣定境，六者絕諸聲相，七者減食支身，八者不取聖樂。是名八法入於禪定。

「天子！復有八法入於智慧。何等為八？一者蘊善巧，二者界善巧，三者處善巧，四者緣起善巧，五者諦善巧，六者三世善巧，七者一切乘善巧，八者一切佛法善巧。是名八法入於智慧。

「天子！復有八法入於神通。何等為八？一者天眼通，見無障礙故；二者天耳通，聞無障礙故；三者他心通，觀一切眾生心故；四者宿命通，憶念前際故；五者神足通，示現一切神變故；六者漏盡通，盡一切眾生漏故；七者不住煩惱不取解脫，方便力故；八者不依聲聞解脫而入涅槃。是名八法入於神通。

「復有八法能入於智。何等為八？一者苦智，二者集智，三者滅智，四者道智，五者因智，六者緣智，七者三世智，八者一切智。是名八種。

「復有八法入於寂靜。何等為八？一者內寂靜，二者外寂靜，三者愛寂靜，四者取寂靜，五者有寂靜，六者生寂靜，七者一切煩惱寂靜，八者三界寂靜。是名八法。

「復有八法入於觀察。何等為八？一者戒，二者聞，三者禪定，四者智慧，五者神通，六者智，七者寂滅，八者不放逸。天子！是名八法，菩薩安住不放逸故，諸佛菩提及菩提分法一切當得。是故天子！應當依是不放逸住。汝等天子依不放逸，則三種樂常不損減。何等為三？一者天樂，二者禪樂，三者涅槃樂。

「復次諸天子！依不放逸住者得離三苦。何等為三？所謂行苦、苦苦、壞苦。

「又不放逸者超三種畏。何等為三？所謂地獄、餓鬼、畜生。

「又不放逸者得超三有。何等為三？所謂欲有、色有、無色

有。

「復次諸天子！依不放逸住者得離三垢。何等為三？所謂貪垢、瞋垢、癡垢。

「又不放逸於三學處當得圓滿。何等為三？所謂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

「不放逸者常得親近供養三寶。何等為三？所謂佛寶、法寶、僧寶。

「復次依不放逸住者，得離三種波羅蜜障。何等為三？一者自慳。二者於行施人心生憎嫉。三者隨順慳人。自破戒，憎嫉持戒者、隨順破戒人；自瞋，憎嫉忍辱者、隨順瞋恚人；自懈怠，憎嫉精進者、隨順懈怠人；自散亂，憎嫉禪定者、隨順散亂人；自無智慧，憎嫉智慧者、隨順無智人。汝等諸天子！是名依不放逸住者當得遠離三波羅蜜障。

「復次諸天子！依不放逸住者，當得三種波羅蜜伴助。何等為三？所謂施增長，不求果報迴向菩提；戒增長，不求生天迴向菩提；忍辱增長，於一切眾生不生害心迴向菩提；精進增長，種種善根無有厭足迴向菩提；禪定增長，心不散亂迴向菩提；智慧增長，常修善業迴向菩提。是名依不放逸住得此波羅蜜三伴助。是故諸天子！住不放逸增長一切善法，佛所印可。

「復次一切法如虛空，是四正勤應當觀察。何等為四？所謂諸法無作，未生不善法為不生故發起精進；法性清淨，已生不善法為除滅故發起精進；諸法寂靜，未生善法令得生故發起精進；一切法無處無行，已生善法住不失故發起精進。天子！是諸菩薩四正勤，佛所印可。

「復次諸天子！法性平等無生無滅。依此法性，無所得故不作諸惡，順法性故勤修眾善，如是修者為無所修。復次於一切法不取不捨，是名正勤。

「復次諸天子！應觀四念處，所謂：無身住處、無受住處、無心住處、無法住處。無住處無建立處，是名念處。」

「復次應觀四如意足：一者身心不懈樂修善法故，二者為成就一切眾生發起精進斷貪欲故，三者一切法不可得而證諸佛法故，四者心如幻化法無所依超過一切取著故。」

「復次應觀五根：一者信根，決定安住於諸法中為上首故；二者精進根，遍修諸行成就佛身故；三者念根，具足諸法心善調柔無忘失故；四者定根，遠離攀緣不隨昏睡故；五者慧根，決斷諸法正觀現前不隨他故。何謂諸力？所謂安住如是諸法性中，一切煩惱無能沮壞，是名為力。住是力故便得勝法，如實了知非異非如，說名覺分。若於諸法隨順覺了，由是道故次第修行，通達祕密於法不動，說名聖道。」

「是故諸天子！應如是修三十七品菩提分法，出過諸行無復障礙，智慧熾然究竟寂靜。云何名為究竟寂靜？謂諸法無起亦無所盡，無所盡故則無所作，無所作故亦非無作無受、無受者無施設是名究竟寂靜。」

說此法時，一萬二千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爾時善德天子白文殊師利言：「菩薩云何修習於道？」

文殊師利言：「天子！若諸菩薩不捨生死而令眾生入於涅槃，不捨愛取而拔出眾生令立聖道，是名菩薩修習於道。復次天子！修習道者，善巧安住清淨性空。何以故？菩薩以寂靜心見一切法自性清淨，為諸眾生樂著諸見、安住隨眠無方便者，演說諸法自性空義。所以者何？是諸眾生於自性空中而生見故。是菩薩以無相無願無所作、一切法自性不生，為諸凡夫久習煩惱生滅見者，於此無生令得信樂，而於生滅亦無所動。天子！是名菩薩修習於道。復次天子！應見菩薩去來之道。」

諸天子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去來之道？」

文殊師利言：「天子！菩薩證菩提而去，如應說法而來。得諸禪解脫而去，現生欲界中來。入於聖道故去，大悲成熟眾生故來。得無生法忍而去，忍受眾生故來。於一切法出離故去，拔出眾生故來。誓願堅固而去，誓願無自性而來。三解脫門而去，故受生而來。菩提道場故去，為安立眾生於菩提故來。天子！是名諸菩薩去來之道。」

說此菩薩道時，五百菩薩得無生法忍。

爾時善德天子白文殊師利言：「我等曾聞有世界名一切功德光明，為在何處？何等如來於中說法？」

文殊師利言：「天子！彼一切功德光明世界，在於上方過十二恒河沙佛剎，普賢如來於中說法。」

諸天子言：「我等願欲見彼世界及彼如來。」

爾時文殊師利即入光明莊嚴三昧，以三昧力放大光明，過十二恒河沙佛剎，遍照一切功德光明世界。時彼菩薩問：「此光明從何所來？」彼佛告言：「善男子！下方過十二恒河沙佛剎有世界名娑婆，彼土有佛名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在世說法。彼有菩薩名文殊師利，入光明莊嚴三昧，放大光明遍照十方無量佛剎，是其光明來照此會。」彼諸菩薩即白普賢如來：「我等願見釋迦牟尼世尊及文殊師利菩薩。」

時普賢如來放大光明，照十二恒河沙佛剎至娑婆世界，令彼菩薩分明見此菩薩眾會。時彼世尊告諸菩薩：「誰能往彼娑婆世界？」爾時持法炬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能往彼娑婆世界。」佛言：「今正是時。」爾時持法炬菩薩與十億諸菩薩俱，於彼國沒，現兜率陀天，放大光明遍照世界。時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梵護世諸天子等，及諸聲聞菩薩大眾，得未曾有，作如是言：「此諸菩薩遊戲神通甚為希有。」

爾時眾會因此光明，見一切功德光明世界，及見普賢如來國界莊嚴，於一劫中說不能盡。

當此文殊師利現神變時，七那由他諸天子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持法炬菩薩白文殊師利言：「可共禮覲 jìn 釋迦如來。」

時文殊師利於彼天子應可度者皆悉度已，與持法炬諸菩薩眾，及大聲聞，天、龍、夜叉、乾闥婆等，往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爾時持法炬菩薩白佛言：「世尊！普賢如來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

爾時世尊告彼諸菩薩言：「善男子！此文殊師利及持法炬正士，神通變化智慧光明，成熟眾生奉事諸佛，一切菩薩不能知其智慧方便深入邊際。汝善男子！應當學此文殊師利及持法炬正士，并諸菩薩所有神通辯才智慧，奉事諸佛成熟眾生。此諸正士無數劫來，從一佛剎至一佛剎常作佛事。若諸眾生入此正士境界，當來不復墮於魔界。」

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汝善持此法門，不斷三寶種故。」

爾時持法炬菩薩摩訶薩從此會起，與其眷屬還本佛剎。

佛說此經已，善德天子、長老阿難，一切世間天、龍、乾闥婆、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

維摩詰所說經

(一名不可思議解脫上卷)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佛國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菩薩三萬二千——眾所知識，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眾人不請，友而安之；紹隆三寶，能使不絕；降伏魔怨，制諸外道，悉已清淨，永離蓋纏；心常安住，無礙解脫；念、定、總持，辯才不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逮無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隨順，轉不退輪；善解法相，知眾生根；蓋諸大眾得無所畏、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嚴身，色像第一，捨諸世間所有飾好；名稱高遠，踰於須彌；深信堅固，猶若金剛；法寶普照，而雨甘露；於眾言音，微妙第一；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無有量，已過量；集眾法寶，如海導師，了達諸法深妙之義；善知眾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近無等等佛自在慧、十力、無畏、十八不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亦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其名曰：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等不等觀菩薩、定自在王菩薩、法自在王菩薩、法相菩薩、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寶積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喜根菩薩、喜王菩薩、辯音菩薩、虛空藏菩薩、執寶炬菩薩、寶勇菩薩、寶見菩薩、帝網

菩薩、明網菩薩、無緣觀菩薩、慧積菩薩、寶勝菩薩、天王菩薩、壞魔菩薩、電德菩薩、自在王菩薩、功德相嚴菩薩、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山相擊音菩薩、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華嚴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梵網菩薩、寶杖菩薩、無勝菩薩、嚴土菩薩、金髻菩薩、珠髻菩薩、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如是等三萬二千人。

復有萬梵天王尸棄等，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聽法；復有萬二千天帝，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并餘大威力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悉來會坐；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來會坐。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譬如須彌山王顯于大海，安處眾寶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眾。

爾時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隣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於寶蓋中。爾時一切大眾，覩佛神力，歎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於是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

「目淨脩廣如青蓮，	心淨已度諸禪定，
久積淨業稱無量，	導眾以寂故稽首。
既見大聖以神變，	普現十方無量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	於是一切悉見聞。
法王法力超群生，	常以法財施一切，
能善分別諸法相，	於第一義而不動，

已於諸法得自在，
說法不有亦不無，
無我無造無受者，
始在佛樹力降魔，
已無心意無受行，
三轉法輪於大千，
天人得道此為證，
以斯妙法濟群生，
度老病死大醫王，
毀譽不動如須彌，
心行平等如虛空，
今奉世尊此微蓋，
諸天龍神所居宮，
悉見世間諸所有，
眾覩希有皆歎佛，
大聖法王眾所歸，
各見世尊在其前，
佛以一音演說法，
皆謂世尊同其語，
佛以一音演說法，
普得受行獲其利，
佛以一音演說法，
或生厭離或斷疑，
稽首十力大精進，
稽首住於不共法，
稽首能斷眾結縛，
稽首能度諸世間，

是故稽首此法王。
以因緣故諸法生，
善惡之業亦不亡。
得甘露滅覺道成，
而悉摧伏諸外道。
其輪本來常清淨，
三寶於是現世間。
一受不退常寂然，
當禮法海德無邊。
於善不善等以慈，
孰聞人寶不敬承？
於中現我三千界，
乾闥婆等及夜叉。
十力哀現是化變，
今我稽首三界尊。
淨心觀佛靡不欣，
斯則神力不共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斯則神力不共法；
眾生各各隨所解，
斯則神力不共法；
或有恐懼或歡喜，
斯則神力不共法。
稽首已得無所畏，
稽首一切大導師，
稽首已到於彼岸，
稽首永離生死道。

悉知眾生來去相， 善於諸法得解脫，
不著世間如蓮華， 常善入於空寂行，
達諸法相無罣礙， 稽首如空無所依。」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

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為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

佛言：「寶積！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

「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

「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

「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

「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

「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

「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

「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

「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

「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眾生來生其國；

「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

「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

「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

「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來生其國；

「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

「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

「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

「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 sòng、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

「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

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

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意，謂此佛土以為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

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礫¹¹、土石諸山、穢惡充滿。」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

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

佛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

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三萬二千天及人，知有為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

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第二

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了眾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淑，決

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咨嗟，弟子、釋、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若至博弈戲處，輒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一切治生諸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眾生；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婬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刹利，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政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

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并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為說法：「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為苦、為惱，眾病所集。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炎，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無主，為如地；是身無我，為如火；是身無壽，為如風；是身無人，為如水；是身

不實，四大為家；是身為空，離我、我所；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 lì；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是身為虛偽，雖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是身為災，百一病惱；是身如丘井，為老所逼；是身無定，為要當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共合成。

「諸仁者！此可患厭，當樂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從方便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生，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如是，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第三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愍？」

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

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目犍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目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毘耶離大城，於里巷中為諸居士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目連！為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為說法。當了眾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大悲心讚于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無此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為不食故，應行乞食，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揣 tuán 食，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

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為益，不為損，是為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為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復作是念：『斯有家名，辯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誰聞此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毘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駄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時我——世尊！——聞此語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菩提！取

鉢勿懼。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法眼淨，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為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琉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眾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時維摩詰因為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我念聲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摩訶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說是法時，彼諸比丘心得解脫。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為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世尊！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言，得未曾有，即為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真天眼者？』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禮維摩詰足已，忽然不現。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唯，優波離！我等犯律，誠以為恥，不敢問佛，願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為其如法解說。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炎、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於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優波離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

我即答言：『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明達為若此也！』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羅睺羅：「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毘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睺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有為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羅睺羅！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智者所受，聖所行處；降伏眾魔，度五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惱於彼，離眾雜惡；摧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無繫著；無我所，無所受；無擾亂，內懷喜；護彼意，隨禪定，離眾過；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難值！』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為晨朝持鉢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維摩詰言：『止，止！阿難！莫作是語！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

cū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為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仁可密速去，勿使人聞。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當有何惱？』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為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慚。』世尊！維摩詰智慧辯才，為若此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為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用何生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滅。」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於正位中，亦無受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為從如生得受記耶？為從如滅得受記耶？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亦應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若

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菩提相。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應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無退者。彌勒！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斷是菩提，捨諸見故；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諸願故；不入是菩提，無貪著故；順是菩提，順於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實際故；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等是菩提，等虛空故；無為是菩提，無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出毘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為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慈是道場，等眾生故；悲是道場，忍疲苦故；喜是道場，悅樂法故；捨是道場，憎愛斷故；神通是道場，成就

六通故；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方便是道場，教化眾生故；四攝是道場，攝眾生故；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為法故；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絃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 bēi 掃灑。』我言：『憍尸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為魔來憍固汝耳！』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魔以畏故，俛 fǔ 仰而與。」

「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隨所應而為說法，令發道意。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天女即問：『何謂法樂？』答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欲；

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敬養師；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樂廣菩提心，樂降伏眾魔，樂斷諸煩惱，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樂嚴道場；樂聞深法不畏；樂三脫門，不樂非時；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患礙；樂將護惡知識，樂親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法樂。』

「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魔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薩。』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減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期滿七日，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為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為？』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答曰：『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曰：『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

攝智慧，行於捨心；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羼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毘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眾生，起四攝法；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無諍法，起空閑處；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解眾生縛，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眾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為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為大施主，亦為一切世間福田。』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時心得清淨，歎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直百千以上之，不肯取。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四面嚴飾，不相障蔽。時維摩詰現神變已，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于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維摩詰經卷上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

於是眾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眾及諸天人，恭敬圍繞，入毘耶離大城。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

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且置是事，居士！是疾寧可忍不？療治有損，不至增乎？世尊慇懃致問無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

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病者，以大悲起。」

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

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

又問：「以何為空？」

答曰：「以空空。」

又問：「空何用空？」

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

又問：「空可分別耶？」

答曰：「分別亦空。」

又問：「空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

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眾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

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

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

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

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

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

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眾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

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說

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以己之疾，愍於彼疾；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眾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

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

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生想。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

「彼有疾菩薩為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是即大患，我應離之。』云何為離？離我、我所。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以何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設身有苦，念惡趣眾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眾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為斷病本而教導之。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為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文殊師利！是為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為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已所修治，為無慧利。譬如勝怨，乃可為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

「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眾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觀時，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捨離。所

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為愛見之所覆也。所生無縛，能為眾生說法解縛，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為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為慧，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

「文殊師利！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在於生死，不為污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雖過魔行，而現降眾魔，是菩薩行；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是菩薩行；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

眾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雖行六波羅蜜，而遍知眾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著生於梵世，是菩薩行；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雖行四念處，而不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雖行五根，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行；雖行八聖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為現其身，是菩薩行；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雖得佛道轉于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

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眾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第六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床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

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為法來耶？求床座耶？」

舍利弗言：「我為法來，非為床座。」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床座？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

有欲、色、無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法名無為，若行有為，是求有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

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

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

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毘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 zé，悉見如故。

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

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昇。」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

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毘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 zé。」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 nà 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住不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 rǎo 魚、鼈 biē、黿 yuán、鼉 tuó 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眾生亦無所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延七日以為一劫，令彼眾生謂之一劫；或有眾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為七日，令彼眾生謂之七日。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眾生。又菩薩以一佛土眾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動本處。又，舍利弗！十方眾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宿，於一毛孔普使見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 nà 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為害。又於下方過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恒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鍼 zhēn 鋒舉一棗 zǎo 葉，而無所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

轉輪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眾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

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眾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為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眾無如之何。」大迦葉說是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教化眾生，現作魔王。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琉璃、車磔馬磔、珊瑚琥珀、真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現行逼迫，示諸眾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 cù 踏，非驢 lú 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維摩詰所說經觀眾生品第七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

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如空中雲，

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無色界色，如焦穀 gǔ 牙，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起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烟之火，菩薩觀眾生為若此。」

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

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行寂滅慈，無所生故；行不熱慈，無煩惱故；行等之慈，等三世故；行無諍慈，無所起故；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行不壞慈，畢竟盡故；行堅固慈，心無毀故；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行無邊慈，如虛空故；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行佛之慈，覺眾生故；行自然慈，無因得故；行菩提慈，等一味故；行無等慈，斷諸愛故；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行法施慈，無遺惜故；行持戒慈，化毀禁故；行忍辱慈，護彼我故；行精進慈，荷負眾生故；行禪定慈，不受味故；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行無隱慈，直心清淨故；行深心慈，無雜行故；行無誑慈，不虛假故；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菩薩之慈，為若此也。」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為悲？」

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之。」

「何謂為喜？」

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

「何謂為捨？」

答曰：「所作福祐，無所悵望。」

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

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

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

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

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

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

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

答曰：「當行正念。」

又問：「云何行於正念？」

答曰：「當行不生不滅。」

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

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

又問：「善、不善孰為本？」

答曰：「身為本。」

又問：「身孰為本？」

答曰：「欲貪為本。」

又問：「欲貪孰為本？」

答曰：「虛妄分別為本。」

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

答曰：「顛倒想為本。」

又問：「顛倒想孰為本？」

答曰：「無住為本。」

又問：「無住孰為本？」

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

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

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

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

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

舍利弗言：「止此久耶？」

天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

舍利弗默然不答。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

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

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

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婬、怒、癡為解脫乎？」

天曰：「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為證？辯乃如是！」

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即於佛法為增上慢。」

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為何志求？」

天曰：「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為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我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為大乘。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

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何等為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為明，是為一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入者，不為諸垢之所惱也，是為二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為三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是為四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為五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有四大藏，眾寶積滿，賙 zhōu 窮 qióng 濟乏，求得無盡，是為六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閼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為來，廣說諸佛秘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為七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為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

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

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

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

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

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

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

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

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

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

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

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

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

天曰：「眾生猶然，無沒生也。」

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天曰：「如舍利弗還為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

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

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恒河沙，皆謂何乎？」

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

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

曰：「無所得故而得。」

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眾生。」

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第八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

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

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于地獄，無諸罪垢；至于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于餓鬼，而具足功德；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為勝。示行貪欲，離諸染著；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鬪；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示行憍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示入聲聞，而為眾生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示入刑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姓中，具諸功德；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眾生之所樂見；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示有資生，而恒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現遍入諸道，而斷其因緣；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為如來種？」

文殊師利言：「有身為種，無明有愛為種，貪恚癡為種，四顛倒為種，五蓋為種，六入為種，七識處為種，八邪法為種，九惱處為種，十不善道為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

曰：「何謂也？」

答曰：「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爾時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疇 chóu 為如來種；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返復，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為是誰？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

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

「智度菩薩母，	方便以為父，
一切眾導師，	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為妻，	慈悲心為女，
善心誠實男，	畢竟空寂舍。
弟子眾塵勞，	隨意之所轉，
道品善知識，	由是成正覺。
諸度法等侶，	四攝為伎女，
歌詠誦法言，	以此為音樂。
總持之園苑，	無漏法林樹，
覺意淨妙華，	解脫智慧果。

八解之浴池，	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	浴此無垢人。
象馬五通馳，	大乘以為車，
調御以一心，	遊於八正路。
相具以嚴容，	眾好飾其姿，
慚愧之上服，	深心為華鬘。
富有七財寶，	教授以滋息，
如所說修行，	迴向為大利。
四禪為床座，	從於淨命生，
多聞增智慧，	以為自覺音。
甘露法之食，	解脫味為漿，
淨心以澡浴，	戒品為塗香。
摧滅煩惱賊，	勇健無能踰，
降伏四種魔，	勝幡建道場。
雖知無起滅，	示彼故有生，
悉現諸國土，	如日無不見。
供養於十方，	無量億如來，
諸佛及己身，	無有分別想。
雖知諸佛國，	及與眾生空，
而常修淨土，	教化於群生。
諸有眾生類，	形聲及威儀，
無畏力菩薩，	一時能盡現。
覺知眾魔事，	而示隨其行，
以善方便智，	隨意皆能現。
或示老病死，	成就諸群生，
了知如幻化，	通達無有礙；
或現劫盡燒，	天地皆洞然，

眾人	有常想，	照令	知無常。
無數	億眾生，	俱來	請菩薩，
一時	到其舍，	化令	向佛道。
經書	禁呪術，	工巧	諸伎藝，
盡現	行此事，	饒益	諸群生。
世間	眾道法，	悉於	中出家，
因以	解人惑，	而不	墮邪見。
或作	日月天，	梵王	世界主，
或時	作地水，	或復	作風火。
劫中	有疾疫，	現作	諸藥草，
若有	服之者，	除病	消眾毒；
劫中	有飢饉，	現身	作飲食，
先救	彼飢渴，	却以	法語人；
劫中	有刀兵，	為之	起慈心，
化彼	諸眾生，	令住	無諍地。
若有	大戰陣，	立之	以等力，
菩薩	現威勢，	降伏	使和安。
一切	國土中，	諸有	地獄處，
輒往	到于彼，	勉濟	其苦惱；
一切	國土中，	畜生	相食噉，
皆現	生於彼，	為之	作利益。
示受	於五欲，	亦復	現行禪，
令魔	心憤亂，	不能	得其便。
火中	生蓮華，	是可	謂希有，
在欲	而行禪，	希有	亦如是。
或現	作姪女，	引諸	好色者，
先以	欲鉤牽，	後令	入佛道；

或為邑中主，	或作商人導，
國師及大臣，	以祐利眾生。
諸有貧窮者，	現作無盡藏，
因以勸導之，	令發菩提心。
我心憍慢者，	為現大力士，
消伏諸貢高，	令住無上道。
其有恐懼眾，	居前而慰安，
先施以無畏，	後令發道心。
或現離婬欲，	為五通仙人，
開導諸群生，	令住戒忍慈。
見須供事者，	現為作僮僕，
既悅可其意，	乃發以道心，
隨彼之所須，	得入於佛道，
以善方便力，	皆能給足之。
如是道無量，	所行無有涯，
智慧無邊際，	度脫無數眾。
假令一切佛，	於無量億劫，
讚歎其功德，	猶尚不能盡。
誰聞如是法，	不發菩提心？
除彼不肖人，	癡冥無智者。」

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爾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

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為入不二法門。」

不眇菩薩曰：「受、不受為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頂菩薩曰：「垢、淨為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為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則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為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為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為入不二法門。」

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為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菩薩曰：「罪、福為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為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淨解菩薩曰：「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意菩薩曰：「生死、涅槃為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生不滅，如是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為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為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為入不二法門。」

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意菩薩曰：「眼、色為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為入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為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寂根菩薩曰：「佛、法、眾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為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為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為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為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為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為入不二法門。」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為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為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為入不二法門。」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維摩詰所說經卷下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香積佛品第十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

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眾，佛為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眾莫不目見。

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言：「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維摩詰言：「仁此大眾，無乃可恥？」

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未學。」

於是維摩詰不起于座，居眾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眾會——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時化菩薩即於會前，昇于上方。舉眾皆見其去，到眾香界，禮彼佛足，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彼諸大士見化菩薩，歎未曾有：「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為在何許？云何名為樂小法者？」即以問佛。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為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為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并讚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

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眾生。」

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眾。」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又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

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上。是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熏毘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毘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歎未曾有！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眾菩薩及大弟子，却住一面。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

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

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眾人人當食。」

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

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揣 tuán 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殫sì。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

爾時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

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

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

維摩詰言：「此土眾生剛強難化，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淫，是邪淫報；是妄語，是妄語報；是兩舌，是兩舌報；是惡口，是惡口報；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瞋惱，是瞋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是慳慳，是慳慳報；是毀戒，是毀戒報；是瞋恚，是瞋恚報；是懈怠，是懈怠報；是亂意，是亂意報；是愚癡，是愚癡報；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不應作；是障礙，是不障礙；是得罪，是離罪；是淨，是垢；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為，是無為；是世間，是涅槃。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譬如象馬，憊lǒng 悵 lì 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如是剛強難化眾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

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

維摩詰言：「此土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然其一世饒益眾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為十？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是為十。」

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

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 sòng 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

維摩詰、文殊師利於大眾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行品第十一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

阿難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是處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

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繞，發意欲來，故先為此瑞應。」

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

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

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遶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繞七匝，於一面立；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

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坐，即皆受教。眾坐已定，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為乎？」

「唯然，已見！」

「於汝意云何？」

「世尊！我覩其為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為何香？」

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

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

阿難言：「此所從來？」

曰：「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

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

維摩詰言：「至此飯消。」

曰：「此飯久如當消？」

曰：「此飯勢力至于七日，然後乃消。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

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

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為，而作佛事。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

「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為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為化眾生故，而現佛土不同。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

「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性，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是故名為三藐三佛陀，名為多陀阿伽度，名為佛陀。阿難！若我廣說此三句義，汝以劫壽不能盡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才不可思議。」

阿難白佛言：「我從今已往，不敢自謂以為多聞。」

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說汝於聲聞中為最多聞，非謂菩薩。且止，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難！汝等捨置菩薩所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

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

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謂無為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何謂不盡有為？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志常安住，方便迴向，求法不懈，說法無悞；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不輕未學，敬學如佛，墮煩惱者，令發正念，於遠離樂，不以為貴，不著己樂，慶於彼樂；在諸禪定，如地獄想，於生死中，如園觀想；見來求者，為善師想，捨諸所有，具一切智想；見毀戒人，起救護想；諸波羅蜜，為父母想，道品之法，為眷屬想；發行善根，無有齊限，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行無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惡，淨身、口、意；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於世間法少欲知足，於出世間求之無厭，而不捨世間法，不壞威儀法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眾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善別諸根，斷眾生疑，以樂說辯，演法無礙；淨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無量，開梵天道；勸請說法，隨喜讚善，得佛音聲；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心無放逸，不失眾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

「何謂菩薩不住無為？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觀於無

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觀於寂滅，而不永滅；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

「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為；具智慧故，不盡有為。大慈悲故，不住無為；滿本願故，不盡有為。集法藥故，不住無為；隨授藥故，不盡有為。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為；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為。諸正士菩薩以修此法，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

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以眾妙華、若干種色、若干種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此經法并諸菩薩已，稽首佛足，歎未曾有，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

維摩詰所說經見阿閼佛品第十二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

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具足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為，非無為，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有相，非無相；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眾結縛；等諸智，同眾生，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失，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著；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為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

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

舍利弗言：「無沒生也。」

「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寧沒生耶？」

舍利弗言：「無沒生也。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

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為虛誑法，敗壞之相；生者為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

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

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

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

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即無眾冥。」

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閻浮提？」

答曰：「欲以明照，為之除冥。」

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為化眾生故，不與愚闇而共合也，但滅眾生煩惱闇耳！」

是時大眾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眾。佛知一切眾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子！為此眾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眾，眾皆欲見。」

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于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并諸菩薩、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為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昇忉利，見彼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

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眾，并餘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

無動佛言：「非我所為，是維摩詰神力所作。」

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眾：「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

皆曰：「唯然已見。」

佛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

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當生彼國。」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復本處，舉眾皆見。

佛告舍利弗：「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

「唯然已見，世尊！願使一切眾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神通力，如維摩詰。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其諸眾生，若今現在，若佛滅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經典者，便為已得法寶之藏；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修行，即為諸佛之所護念；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即為供養於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即有如來；若聞是經能隨喜者，斯人即為取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為他說者，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維摩詰所說經法供養品第十三

爾時釋提桓因於大眾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有眾生聞是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是法不疑，何況如說修行？斯人即為閉眾惡趣開諸善門，常為諸佛之所護念；降伏外學，摧滅魔怨；修治菩提，安處道場；履踐如來所行之跡。世尊！若有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當令生信，其已信者，當為作護。」

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說，吾助爾喜。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即為供養去、來、今佛。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譬如甘蔗、竹筴、稻麻、叢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一劫、或減一劫，恭敬尊重，讚歎供養，奉諸所安，至諸佛滅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

縱廣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刹莊嚴——以一切華香、瓔珞、幢幡、伎樂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減一劫，而供養之，於天帝意云何，其人植福寧為多不？」

釋提桓因言：「多矣！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億劫說不能盡。」

佛告天帝：「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信解受持，讀誦修行，福多於彼。所以者何？諸佛菩提皆從是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緣福不可量。」

佛告天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藥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菩薩僧有十二億。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

「爾時寶蓋與其眷屬，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至滿五劫。過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於是千子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復滿五劫，一切施安。其王一子，名曰月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即問：『何謂法之供養？』天曰：『汝可往問藥王如來，當廣為汝說法之供養。』

「即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供養中，法供養勝。云何為法供養？』

「佛言：『善男子！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受，微妙難見，清淨無染，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至不退轉，成就六度，善分別義，順菩提法，眾經之上；入大慈悲，離眾魔事及諸邪見；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空、無相、無作、無起；能令眾生坐於

道場而轉法輪，諸天、龍神、乾闥婆等所共歎譽；能令眾生入佛法藏，攝諸賢聖一切智慧；說眾菩薩所行之道；依於諸法實相之義，明宣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法；能救一切毀禁眾生，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諸佛賢聖所共稱歎；背生死苦，示涅槃樂，十方三世諸佛所說；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決定無我無有眾生，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離諸我所；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於法不依人；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見，是名最上法之供養。』

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得柔順忍。即解寶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願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怨，修菩薩行。』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汝於末後守護法城。』

「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集善法；精進不久，得五神通，逮菩薩道，得陀羅尼，無斷辯才。於佛滅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滿十小劫，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布。月蓋比丘以守護法，勤行精進，即於此身，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無量眾生得生天上。

「天帝！時王寶蓋豈異人乎？今現得佛，號寶炎如來；其王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迦羅鳩孫馱為始得佛，最後如來號曰樓至。月蓋比丘，即我身是。如是，天帝！當知此要：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為上為最，第一無比。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

維摩詰所說經囑累品第十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所以者何？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龍、鬼神、乾闥婆、羅刹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于大法；若使不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如此輩人聞是等經，必多信樂，發希有心，當以頂受，隨諸眾生所應得利，而為廣說。

「彌勒！當知菩薩有二相。何謂為二？一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二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若好雜句文飾事者，當知是為新學菩薩；若於如是無染無著，甚深經典無有恐懼，能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為久修道行。

「彌勒！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何等為二？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毀謗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聞，從何所來？』二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或時於中說其過惡。有此二法，當知是為新學菩薩，為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

「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何等為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二者、雖解深法，而取相分別。是為二法。」

彌勒菩薩聞說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令手得如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受持讀誦、為他廣說。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為他說者，當知皆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

佛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所說，佛助爾喜。」

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我等亦於如來滅後，十方國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是經。」

爾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有是經卷、讀誦解說者，我當率諸官屬為聽法故，往詣其所，擁護其人，面百由旬，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是時佛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布。」

阿難言：「唯然！我已受持要者。世尊！當何名斯經？」

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

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利、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維摩詰經卷下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一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毘富羅山中，與大比丘眾滿足百千人俱。復有百千諸菩薩眾，及比丘尼、諸優婆塞及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迦樓羅等。復有欲界諸天子、色界淨居諸天子等，圍遶在前而為說法。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無所有，在彼會坐。然彼眾中有諸菩薩，心懷疑惑，悔作惡者、住顛倒者、有業障者、有法障者，及諸眾生為障所障不能問佛。然彼欲為彼等眾生淨業障故，欲問世尊：「觀此諸眾，多有菩薩欲悔先惡，而心焦惱不能聽法。復見菩薩，心不悔惱能一心聽，觀彼心行多有苦惱，多有憂患多有穢雜，多生老死憂悲苦惱，多怨憎會多愛別離，當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為如是等無量纏縛。云何當於阿僧祇劫行菩薩行？既自有縛，云何當能解眾生縛？」

爾時，無所有菩薩如是念已，即自思惟：「若世尊教聽我請問，為於此眾一切眾生，作惡疑悔令遠離故。」

爾時，世尊知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并及彼等諸菩薩眾心所念已，告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汝無所有！我亦不為諸菩薩說有染有著有縛有繫有犯犯處。所以者何？一切著處，一切染處，一切縛處，一切障處，一切犯處，欲令超越遠離諸相，行不和合，諸法不雜，不可得故，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一切諸法不縛，諸法不染，諸法不著，不繫不障，不犯不得，是故當成一切種智。善男子！有一切智發心之處不得眾生，於彼處中無法可縛可染可著可繫可障可犯可得可知處所，汝無所有！汝應當為諸菩薩問。如諸菩薩摩訶薩等不倦不污無著無縛無障虛空，離虛空想無有障礙，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速成就故，於一切處當為開顯。」

爾時，無所有菩薩既為如來教請加持，及已智力於多佛所種善根故，能於般若波羅蜜中無有疑惑，隱身不現而無所著。欲為攝化諸菩薩故，而復欲顯諸福德故，復為著心諸眾生等，為取著覆行在於相，遠善知識為惡知識之所攝取諸菩薩輩，知一切法皆不可得，欲令無著、欲令覺故，即以無量種種名花，或水陸生或金銀花，普散佛上。以精誠意歡喜勝妙無有缺減，令諸眾生生歡喜故，讚歎世尊。以偈問曰：

「菩薩遊何處？ 何者是父母？
住止於何處？ 何等為眷屬？」

爾時，世尊即以偈頌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勇猛空遊處， 般若母佛父，
佛塔為住處， 諸菩薩眷屬，
遊六波羅蜜， 菩提心父母，
三昧為住處， 諸福為眷屬。」

爾時，無所有菩薩從佛世尊聞此偈已，歡喜隨順。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能說此言， 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以何為因緣？ 用何方便智？
觸證於何法？ 當覺知云何？」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勇猛菩提緣， 方便攝眾生，
證諸法空已， 智者覺菩提。」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歡喜隨順，以偈稱讚。而復問曰：

「善能說此言， 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何故不墮惡？ 大熾可畏處，
捨一切惡處， 速至於善處。」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不造一切罪， 是故捨惡處；
恒常為法行， 是故至善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稱讚。而復問曰：

「善說此語言， 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云何彼多罪， 無智處造作，
一切能速滅， 盡滅無遺餘？」

爾時，世尊復以偈頌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眾生求解脫， 此等願菩提，
菩提不得故， 諸罪皆滅盡。」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順歡喜。復以偈頌而復問曰：

「善能說此言， 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云何諸愛著， 流轉煩惱苦，
成就菩提時， 皆盡無有餘？」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常樂我淨處， 顛倒取虛空，
如實真覺已， 渴愛皆當盡。
無我慢渴愛， 取等如虛空，
不住於內外， 彼等無得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隨喜此偈，而復稱讚。以偈問曰：

「善能說此言， 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當作何業已， 彼種子云何？」

彼等多有財， 恒常無有盡，
復能施一切， 捨施無慳悋，
身肉財頭等， 彼皆悉能捨。」

爾時，世尊聞此問已，為無所有而為解釋，復說偈言：

「恒常於三寶， 供養不疲倦，
若復斷世間， 彼智者供養，
所發菩提心， 為樂眾生故。
彼荷擔菩提， 為他說受用，
一切一切智， 為與眾生說，
是故彼有財， 一切時無盡。
作如是業已， 種如是子已，
一切所生處， 福饒多有財。
若飢 cū 若細食， 飲已淨如法，
若得新衣服， 先他後自著，
是故生生中， 一切具足勝，
不加用功力， 而得無盡財。
是故一切施， 捨施無慳悋，
身肉及與頭， 彼等無不施。」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稱歎。復以偈問：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云何離熱惱， 身口及與意？
云何有上色， 無垢最清淨？」

爾時，世尊復為敷演而說偈言：

「受齋戒無闕， 常說空無缺，
知一切皆空， 忍諸打罵辱，
身口及與意， 是故無熱惱，

當得最上色，一切眾生愛。」

「略說一切善語中，一切諸問解釋中，
彼等云何堅精進？於一切處不違背，
彼云何得有諸乘？若在世間及出世。」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作事不怯弱，分別心行中，
故精進及智，所生中常有。」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彼云何有智，世間中決定？
彼云何有力，眾生無能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常問諸佛法，不誹謗諸法，
求諸巧方便，故彼有上智。
五種味常施，施眾生無畏，
是故彼有力，眾生無能伏。」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彼云何勝色，於世間最上？
云何得長壽，多百億數歲？」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若聞虛實過，不傳向他說，
常讚歎三寶，名聞至十方，
不惱諸眾生，不隨喜殺者，
是故得長壽，多百億數歲。」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問於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云何得梵音， 迦陵頻伽聲？
若有得聞者， 聞已得歡喜。」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說法時讚歎， 無復毀訾言，
不破壞和合， 是故得上音。
護四種口過， 常說利益言，
自過能發露， 是故得上音。
螺鼓等音聲， 和合眾伎樂，
供養諸佛已， 是故得上音。」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云何彼身腹， 而得於平正，
所有諸眷屬， 而得相隨順？」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毒藥及非藥， 不與不教他，
應病施湯藥， 是故腹平正；
善友及怨讎， 平等於光明，
於彼等心已， 是故腹平正；
所有眾生界， 無有數量者，
愛念如自身， 是故腹平正；
父母於一子， 常起憐愍意，
於眾生如是， 故得腹平正。
菩薩及父母， 供養不疲倦，

是故彼眷屬，	常順如自身。
世尊諸長宿，	及有尊上者，
若承事彼等，	調柔心謙下，
是故彼眷屬，	隨順如自身。
彼無有分別，	一切平等心，
以四攝攝他，	能攝多眾生，
是故彼眷屬，	當得如自身。
教行諸善利，	於不思眾生，
是故彼眷屬，	隨順如自身。
和合菩提心，	於不思眾生，
是故彼眷屬，	隨順如自身。
彼等無不捨，	於諸眾生所，
故彼眷屬等，	隨順如自身。
於諸眾生等，	當共同一事，
是故諸眾生，	常共為眷屬。
己所有愛物，	能以施於他，
不念失分別，	是故多眷屬。」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云何彼念淨，	當有趣無邊？
云何彼樂法，	亦不離正法？」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樂法者為說，	失法者令念，
不惱於眾生，	故彼正念行。」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問於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	--------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云何聞法已， 常無有疑惑？
若得五通已， 云何當不失？」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令眾生無惑， 最上佛法中，
彼等聞無疑， 當得不失通。」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云何諸菩薩， 常在諸佛前，
貪瞋一切種， 亦不能降伏？
云何生煩惱？ 依何而對治，
復能有慚愧， 生已能寂靜？」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恒常念諸佛， 亦無有所念，
不得於眾生， 彼等言菩提，
是故名菩薩， 恒常在佛前。
亦不壞煩惱， 亦不離諸佛，
猶如智慧人， 仰觀上虛空，
於中無身心， 彼無有別處，
何時彼智人， 觀看上虛空？
彼時無餘念， 若身若心中。
如是護菩提， 彼於諸佛所，
不動身心等， 亦不遠諸佛，
無物妄分別， 發起欲等患，
無物不分別， 是故不可破。
有念現前生， 無念故無障，

捨已無實故， 覺已此等捨。」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何緣當化生， 菩薩常有樂，
諸佛說法時， 生諸蓮花中？」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所有諸功德， 生死中有樂，
眾生於中生， 教諸佛法中，
所有波羅蜜， 於中一切教，
世間及出世， 令覺一切法。
一切諸法相， 無相無持者，
諸法如是住， 於中教眾生。
於空及無相， 無生中亦然，
世間無行處， 於中教眾生。
是故彼化生， 菩薩常有樂，
諸佛說法時， 生諸蓮花中。
如是修功德， 菩薩不毀者，
彼等不為難， 諸樂不思議。
修是功德已， 無能毀菩薩，
諸法中巧智， 彼無所不知。
於諸法自在， 決定見無疑，
為於眾生說， 攝取眾生故。」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此言，稱歎世尊，以偈問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何緣婦人見， 變身為丈夫，
端正人憙見， 眾生皆愛樂？」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所有婦人念， 婦人攀緣處，
婦人歌詠聲， 於彼不共住。
皆不憙見聞， 不觸如毒器，
遠離如毒蛇， 常恐怖婦人。
不觸於諸女， 不勸受女身；
教轉女身故， 彼見成男身。
如是行行已， 正住於此行，
是故婦人見， 即變身為男。」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說此已，隨喜此言復以偈問：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何緣眾生見， 能發菩提心，
而得不退轉， 乃至菩提座？」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不說於小處， 唯說勝菩提，
是故眾生見， 即發菩提心。
若少分所有， 想行中眾苦，
如實無有處， 為諸眾生說。」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何緣見病者， 於此發慈心？」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

「觀身是虛妄， 於中無所著，

此是世間藥， 是故脫眾患；
由此病者見， 須臾得除差，
於彼起慈心， 是故除諸患。」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而說偈言：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何緣眾生見， 所有諸飢渴，
皆悉能除愈， 飽滿身充悅？」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常施多飲食， 復為說上法，
是故眾生見， 飢虛自然滅。」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以偈頌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何緣能離著， 斷滅及常等，
彼於中邊中， 亦復無依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不攀緣分別， 超越世語言，
知諸法平等， 彼得無染著。」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何緣見惡行， 能縛此世間，
捨一切諸趣， 能淨業思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當近善知識， 若發菩提心，
是故離惡行， 當淨於佛智。」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讚，問世尊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何緣想行智，	一切皆無有，
真實空法中，	彼當得無疑？
何緣得辯才，	能分別諸句，
知於眾生行，	如是為說法？
云何四輪中，	常得於彼住，
彼不墮八難，	當得此閑處？
當取何頭陀，	當行何苦行，
彼無有惡悔，	又復無煩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眾生著想行，	說如陽焰義，
覺空無我已，	當解諸辯才。
覺實最勝義，	彼當離八難，
當滿四種輪，	菩薩善巧智。
抖擻諸有得，	不得上苦行，
知自我空已，	無復有疑悔。
諸法如虛空，	知己不著世，
覺顛倒義已，	當成佛菩提。」

爾時，無所有菩薩隨喜此言，復問世尊，以偈頌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聞已到閑處，	當無所可住，
云何發菩提，	而名為最上？」

爾時，世尊復為解釋而說偈言：

「如是聞已發，	發已而不住，
---------	--------

彼上勝眾生，	當行勝菩提。
若行如是行，	彼無處可住，
當速覺菩提，	如人上射箭。
此是三行說，	若當覺如實，
如本性寂靜，	彼不行菩提。
若有為聲中，	所說於世間，
一切聲無故，	當知不為實。
無實中無發，	行亦不可得，
若能如是知，	彼行菩提行。
無行以行取，	亦不淺開敷，
無所覺知己，	彼行不可得。」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何緣捨諸身，	當無一切苦，
平等到諸界，	當捨壽命行？
若復右脇臥，	若結加趺坐，
或復起立住，	或復當合掌，
說甚深法時，	般若波羅蜜。
一切諸佛法，	不住寂諸法，
或見成佛時，	或讚歎諸法，
所有說諸法，	定意於彼聽。
當捨故身體，	後生新身體，
從家至於家，	生發菩提心，
不迷調伏念，	一念正住定。」
「云何當捨命，	當復現神通？
為我解此問，	無邊智聚者。」

「於中略當知，	如調伏所說，
所有諸功德，	無量不思議，
一切勝具足，	彼等當成就。
教師為我說，	如有實如相，
若聞是功德，	一切當供養。
當護十善已，	無疑於空法，
具四種梵行，	一切皆成就。
不得於六根，	及一切三界，
一切得自在，	所聞不生疑。
所有有為法，	當知皆如影，
應當如是知，	其影無有為。
無有為無影，	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說，	無慳無有施；
無為無影中，	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中，	無持戒破戒；
無為無影中，	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中，	無諍無忍者；
無為無影中，	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中，	無懈無精進；
無為無影中，	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中，	無亂無禪定；
無為無影中，	無說無分別，
無思無言中，	無愚無智慧。
於時無影已，	更無有所見，
彼無所見已，	故言為無影。
亦非無有眼，	其眼淨無垢，
彼中無有物，	無物盲不見。

清淨當無物，	無名無清淨，
如是淨眼者，	清淨無所見。
所有影無有，	無有亦無有，
其空於空中，	於諸煩惱等。
現無當亦無，	若男若女二，
今無當亦無，	此等如虛空，
無思無分別。	若知如此者，
彼無有所著，	離諸身有住，
當求諸佛法。	如虛空無邊，
彼無所可住，	無住無攀緣，
隨意去而去。	如是摩訶薩，
當覺此方便，	不著於三界，
當行菩提行，	心及與身口，
常行為眾生。	不知體空虛，
猶如壓油輪，	彼等見行時，
不得於邊際，	令住不動法，
無所有住處。	數數見眾生，
受諸苦惱時，	於彼起悲心，
當行菩提行，	為諸眾生說，
如實真如相，	汝等離有為，
應覺於真實。	顛倒無智故，
無牢起牢思，	無牢身體中，
愚癡等味著。	此身常日別，
以飲食買贖，	彼不為自他，
虛妄受疲倦。	常與受樂時，
亦無念恩德，	無恩念羸 léi 弱，
宜應速捨去。	生死中受苦，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生死中多飲，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生死受戲樂，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生死多受喜，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承事此身已，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生死流轉中，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生死中多睡，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令此身受樂，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令此身受苦，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養育於此身，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此身起我所，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愛欲等流轉，
處所無有邊，	今亦不可得，
當亦不可得。	如無實無物，
顛倒常欺誑，	癡惑諸有為，
如是誑癡世。	猶如癡小兒，
為他所欺誑，	如是愚無智，

以虛事所誑。	無實誑愚蒙，
不知無實故，	當受虛妄苦，
癡意起毒想。	自然於自身，
自然自合苦，	猶如惡行故，
後自受形首。	心思已出言，
身作非善事，	其思無所有，
言說亦無事，	其聲無過去，
過去亦復無，	過去我何說？
亦無有實相。	若有如是知，
身心如是觸，	彼即戒行具，
不生諸惡道。	此等四種偈，
舊作十億數，	往昔別生中，
求勝菩提故，	我聞此等偈，
未曾墮惡道，	當逢事諸佛，
無量人中雄。	我過去次第，
值遇然燈佛，	彼時觸如是，
於後我得記。	我為眾生說，
於後住佛智，	我無所可取，
愚癡不受教。	嗚呼眾生鈍！
盲冥癡無智，	能盡苦因緣，
授之不肯欲，	無智不肯取，
樂小法眾生，	不取於大法。
若得世間樂，	及解脫世間，
常生世間眼，	授彼而不取。
得聞於此偈，	若如是住已，
於世無分別。	我於世間中，
寂靜無所著，	當脫一切苦，

而得不動樂。」

爾時，眾中有不調伏怨仇害人者，在彼眾中從坐而起，偏袒右邊整衣服已，作如是念：「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其世尊者，具足法身，不可少物而用供養。如是大德具足法身，然我今者，於世間中先有暗障，今見世尊，及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得聞法要，我已得於一切法中無有障礙，已滅黑暗照曜世間。我今自見已生天眼已得五通，我今已得脫諸苦惱，我見自身所著衣服皆有血污，我於今者若以此衣覆世尊上，唯恐不任如來所受。願佛威神令我更得勝物奉施，供養世尊當用奉事，如是最勝大德法身。如此眾生具足難有。」

是惡心難調怨仇害人者，起如是願，欲信入佛如來大德神通。念時，彼左手中自然而有一篋 qiè 天花，柔軟潤澤過於諸天，眾香自燒；於右手中，上衣下衣自然而生，歡喜踊躍遍滿其身，更於諸佛大德神通更求信入。彼時即見十方無量世界諸佛皆放光明。爾時，彼復作如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大德神通不可稱量無有等等。願諸眾生信佛大德，自身觸已皆得行願。」即以上衣及以下衣而覆佛上，以彼天花如是再三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莖上葉下而成花蓋。然彼復生第二花篋，亦生第二上衣下衣。彼復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身，即作是念：「若佛聽我以此花散此無量佛，及以此等上衣下衣覆諸佛上。願我生信諸佛世尊，願勿令我當有悔意而不成施。」

則聞空中如是聲言：「汝善男子！汝應普散此諸如來。善男子！一切諸佛同一法身。諸佛世尊於諸法中、於諸物中無嫉妬意。善男子！諸佛世尊受用果報，於諸物中無染著故。」

彼作是念：「今者世尊已聽許我。」即以諸花及上下衣，遙散無量諸佛世尊。見彼花衣於諸佛上，在虛空中作蓋而住，及見彼衣在諸佛前，即生愛樂歡喜踊躍，四支投地禮世尊足，舐世尊足

而為頂禮。彼復見身頂禮諸佛，及釋迦牟尼佛。

時彼諸世尊，及釋迦牟尼佛，皆以右手摩其頭言：「起！善男子！汝今已生無量福聚。」

彼則起已，唯見釋迦牟尼如來，彼則問言：「世尊！彼等無量諸佛世尊！今何所在？我不復見。」

佛言：「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法身具足，無所得故，汝今應信。」

彼作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有如是色見大法體。」頂禮佛足右遶三匝，在一面住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是惡心難調怨仇殺人害者。唯然，世尊！如我先作令此眾知。世尊！我為此眾生等故如是說。此等聞已，當起厭離如是等惡，如先所有毒害嚴熾。若諸眾生，有見我時恐怖馳走。世尊！我於今朝，取合死者十丈夫殺，嚙 niè 壞彼項即飲彼血。世尊！我時以人血醉，惡心更增更求害人。然我求時在王舍城，漸漸遊行至東北分。于時我見王舍城中，有多人眾遊行在路，我則背面在遠而住，恐彼見我生怖迴還。」

「世尊！時彼人眾出王舍城，皆共往詣毘富羅山，到已上山。我時復見多有俱致那由他百千諸天遍滿，不得邊際。世尊！我於彼時不見有一能於世尊功德光明，眾相諸色形貌長短，若寬廣等能有勝者。世尊！我自見身最為卑賤，我於爾時即於自身生穢惡想，生輕弱想、不如物想。我於爾時毀辱自身，我今無利我今惡活，我於如是多人眾中，最為下賤最為穢惡，最為不如最為嚴熾。」

「世尊！我於爾時厭惡自身如是羞愧，若此大地容受我者即便入中。唯然，世尊！我於爾時則聞空中如是聲言：『汝善男子！但信諸佛大德法身。汝當得離此下類身。』我於爾時如是思惟，正念根中念於諸佛大德法身。如是念時復聞虛空如是聲言：『善男子！汝當莫瞬諦觀世尊，汝觀察時即當得入諸佛體中，當信當得。』」

「世尊！我於彼時合掌不瞬瞻仰世尊，即見世尊諸毛孔中出大蓮花，眾寶所成有無量色，金色無邊色諸蓮花等，大如車輪從身中出。彼花臺中皆有諸佛，如釋迦如來諸相具足，皆於中坐遍滿虛空，無有眾生能障礙者，於日光明亦無能障。

「世尊！我於彼時即生最勝歡喜踊躍，此是諸佛神通之力。我於彼時生清淨已見佛世尊，如是觀時即見所有諸世界中無佛出處，即住彼間而為說法攝諸菩薩，無著無作，無有熱惱，空無所有，無言無說，無有所住。于彼時中多有俱致那由他等百千眾生發菩提心，離顛倒法信無言空，於多億劫住菩提中，我如是知。亦不知晝亦不知夜，不知半月一月年節，我如是知。

「於彼時中，我聞般若波羅蜜法，無染著處，無言無說。我於彼時聞如是法，所有法相無有染著，無有言說，聞是法已不見自身，無知無得，亦無處所。當於彼時有如來像出現我前，於彼時間即自見身及見諸佛，還復來入於世尊身，不見世尊身，不見世尊身有增減，不見世尊住處有暗。」

佛告彼言：「汝善男子！此是彼等諸佛如來大神通力。」

彼難調者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今於佛大神通力更無有疑。我無疑故，見於無量諸菩薩等身皆金色，有三十二大人之相，持諸音樂種種香花甚可悅樂，禮拜世尊奉獻供養，以彼香花散佛上已，聞無所有所問法已，歡喜踊躍遍滿其身，即自稱歎欣慶而去。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此是諸佛神通之力，無有眾生得邊際者。我於彼時還入思惟諸佛神通，思求此時見此聽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一切大眾，而說偈言：

「『 無比知寂已， 處所無染著，
 當脫一切苦， 而得不動樂。』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一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世尊！我於彼時，復見彼諸聽法大眾，以天人花及眾寶物而散佛上；及諸菩薩而聽法已，復更出生種種音樂雜色衣服供養世尊，以諸衣服覆世尊上，還坐本處而共聽法。世尊！我於彼時復作是念：『嗚呼諸佛神通無礙！思惟信入隨順而行。』世尊！我聞此說無礙法聲，即入覺知，而說偈言：

「『我覺寂靜時， 無有障礙處，
 即脫一切苦， 而得不動樂。』

「世尊！我於彼時復於空中，見如來身，聞說是言：『汝善男子！汝莫捨意，汝應更信諸佛神通勤求信入。汝善男子！汝於長夜無智愚癡，恒為欺誑受苦惱故。』

「世尊！我於彼時聞是語已，復生恐怖身毛皆豎，一心思惟求佛神通。我思惟時，即見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樹林花果皆悉開敷，好色香潔 jié 甚可愛樂，世間天人阿修羅等以花散佛，而供養已還沒不現。復有諸果香潔無比，復見世尊左手執鉢，以取諸果滿於鉢中。又見世尊於臍中出諸化菩薩，從於鉢中而取果已，遍至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授與無量諸佛世尊，彼世尊鉢皆悉盈滿。我見彼佛世尊食時，臍中復出諸化菩薩，身皆金色眾相莊嚴。從身出已，我復見彼諸世界中，有諸菩薩及諸眾生，以彼諸果奉獻供養。既奉獻已見彼食時，彼等食已皆悉得成如來形相，至餘世界無佛之處，於彼演說般若波羅蜜法要，教化成熟無量眾生住於菩提，諸佛法中勤修不斷，為說法故彼等還沒，如來鉢中果還盈滿。復見此果從鉢出已，供養一切世間眾生，充潤自身皆至佛所，頂禮佛足右繞三匝，合掌恭敬却住一面，從世尊所聞無

所有解釋法相，一心聽受更無所見，更無有智。

「世尊！我亦如是聽入隨順如所說行，我如是知我身與佛，及此大眾空無可說。如是念時，有一佛像起語我言：『汝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神通。』我於彼時所得諸想我想不行，亦無歡喜亦不怯弱。我唯信入諸佛神通，如是思惟：『願諸眾生未入者入，未度者度。』我發是心：『願諸眾生於佛神通圓滿無缺。』我時亦復無眾生想。然我於佛大神通不可破壞，為諸眾生及此大眾令成熟故，作如是言：『嗚呼諸佛大德神通！如是希有我今乃見，然佛神通亦無增減。』」

「彼時復見空中有佛，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更求信入諸佛神通。』世尊！我於彼時一心信入諸佛神通，一心念時即見諸佛神通力故，一切眾生即一眾生，一眾生即一切眾生，然彼一切我亦不見。

「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諸佛神通不可思議！如我見佛大神通等。』我於彼時更求諸佛大德神通亦無厭足，我求彼時更轉信入更復專念，思惟觸證令增廣故。世尊！我於彼時見此三千大千世界四方所有毘富羅山，佛及四眾天人修羅，諸世界等皆成大海，清淨無濁更無餘相。

「世尊！我於彼時復作是念：『嗚呼諸佛神通如是！』世尊！我念佛神通時，即見世尊坐彼水中而水不著。我復見有菴摩羅果，及菩提果無所缺壞，繞佛三匝住在佛前，佛為說法，復說諸佛大神通等。為說法時成菩薩形，頂禮佛已即沒不現。復見世尊在毘富羅山為眾說法，如是略說乃至成火，又成螢火，又復成風、大毘羅果，是則成地如大母指。一切世間即一世間，一世間即一切世間，彼諸世間復成無智彼則真體。我於彼時於佛神通如是觸證，思惟是已不生疑惑。亦不恐怖心慮不行。

「爾時，有一如來形像在我前住，而謂我言：『汝善男子！於

幾時行六波羅蜜，而能信此佛大神通廣思惟證？』世尊！我於彼時白彼佛言：『如所言六波羅蜜者。為是何謂？』彼告我言：『所謂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汝善男子、如是名為六波羅蜜，行已當得證入諸佛大神通中，汝已成佛大神通已。』

「我時白言：『是故，世間諸天及人阿修羅等，聽我今說，現今世尊為我證明，於諸法中得無礙智。世尊現知，如我今說，我未曾行六波羅蜜，而得證於佛大神通。我今始聞六波羅蜜，我本前際墮黑闇中不可得知。今見世尊及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我既聞已於諸法中無復黑闇，於諸陰聚分別法中得無所著。而說偈言：

「『 我得寂靜智，	無復有所著，
今已脫諸苦，	現得不動樂，
寂靜無比智，	寂無有所寂。
為何事布施？	多百爾所劫，
我無布施行，	已證無比寂。
布施中何作？	彼施不為寂，
寂靜無比智，	寂無有寂處。
為何事持戒？	多百爾所劫，
我今不持戒，	已證無比寂。
寂中無持戒，	戒亦不為寂，
已知無比寂，	所寂無寂處。
為何事修忍？	多百爾所劫，
我今不修忍，	已證無比寂。
寂中何所忍？	忍亦不為寂，
已知無比寂，	所寂無寂處。
為何而精進？	多百爾所劫，

我不行精進，
寂中用進為，
已知無比寂，
為何而修禪？
我今不修禪，
於中用禪為？
已知無比寂，
為何修智慧？
我未修智慧，
於中用智為？
何用施戒忍，
智慧等諸度，
我以無智故，
於中智何作？
願為我解釋，
一切智自在，
彼問此義已，
『如實真如等，
不取亦不捨，
於中及自他，
知佛神通已，
亦復無言說，
覺佛神通已，
滅已無熱惱，
聞佛神通已，
如實無思慮，
覺佛神通已，

已證無比寂。
寂滅無精進，
所寂無寂處。
多百爾所劫，
已證無比寂。
寂中無禪定，
所寂無寂處。
多百爾所劫，
已知無比寂。
寂中無智慧，
精進及禪定，
何用多所行？
已知寂無比，
寂中無用智。
所有諸法中。
尊無不知者。』
兩足尊為釋：
不散亦不合，
汝今應當知。
當更無有疑，
則離於我想，
自身捨無上。
一切罪皆滅，
故名持戒者。
彼言大神通，
彼名忍辱者。
彼心無怯弱，

更復生精進， 故名精進者。
覺佛神通已， 彼心不散亂，
捨一切諸相， 故名禪定者。
覺佛神通已， 彼不著三界，
超越諸障礙， 故名智度者。
是行一切處， 諸度調伏者，
覺知一切佛， 是名佛神通。』

爾時，惡心難調害人者，白佛言：「世尊！一一諸佛法教難覺，微少智者更深思惟。」而說偈言：

「若有聞觸證， 云何覺神通？
彼當能滿足， 是等諸六度，
及助菩提法。 何謂佛神通？
有何實體相？ 彼有何色住？
云何而得證？」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惡心難調害人者言：

「若有自覺知， 自己無眾生，
一切法中智， 彼是佛神通。
眾生有著心， 教於空法中，
如是教眾生， 當得佛神通。
眾生有著心， 當一心普覺，
亦不當發心， 此是佛神通。
所有諸佛刹， 即知一佛刹，
彼此不相入， 此是佛神通。
知諸法不生， 能發菩提心，
諸眾生一生， 故言佛神通。
忍言為神通， 忍法體亦盡，
入於一切法， 亦無有所住。」

彼住佛神通，	一切法無疑，
無疑無生法，	故彼得授記。
成熟眾生故，	當清淨佛刹，
於多劫修行，	當得佛智故。
覺知諸佛空，	一切最為上，
度佛法彼岸，	成熟眾生故。
佛聲及神通，	文義皆能證，
於祕密教中，	即得度彼岸。
無邊不可取，	亦無遍知者，
如是佛神通，	無復有邊際。
若自此證已，	即是勝布施，
一切施中上，	更不生惡處。
能行一切施，	彼常行施時，
無有分別知，	亦無有所住。
覺知是教已，	彼無物不捨，
於一切生中，	是故捨一切。
若聞此法已，	能捨於我想，
取已無所著，	是為最上檀。
聞已無熱惱，	身心得寂靜，
是為最上戒，	更無有勝者。
於一空法中，	無忍無諍競，
是為最勝忍，	於中無上者。
知諸法空已，	無有怯弱心，
是為勝精進，	於中無過者。
於空常不亂，	一切心發覺，
此是快禪定，	唯聲中示現。
若於空不怖，	一切智無想，

離睡眠無知，	是智為最上。
是等諸度行，	入於是教中，
若知無言說，	彼即度諸度。
不壞於諸法，	亦無有逼惱，
彼即知正法，	無功用智定。
不壞於諸法，	亦無有逼迫，
無知寂靜故，	度於施彼岸。
若不壞諸法，	亦不逼諸法，
此是最勝戒，	一切戒中上。
若不破壞物，	於非法亦然，
如是無疑已，	更不墮惡道。
若忍無盡故，	覺一切有為，
此是最勝忍，	斷一切鬪諍。
常習近是忍，	晝夜不休息，
如是身觸證，	當得可喜色。
若修習空時，	不生勞倦意，
是即上精進，	捨一切懈怠。
如是彼精進，	若能身觸已，
即名上精進，	一切無過者。
不著於空法，	及與禪寂滅，
此是最勝空，	遠離諸覺觀。
是中禪喜者，	彼捨諸煩惱，
如是身觸已，	即無有輕躁。
若於內外法，	無所有依著，
此是最勝智，	無有智能散。
當觀一切法，	若無有智處，
如是觸知己，	不染著諸世。

如是如實知，
亦無一切施，
諸法無所有，
彼無所觸已，
若思能清涼，
無有諸怯弱，
清淨住戒中，
若無有所證，
解脫如虛空，
如虛空清淨，
無所見諸法，
為諸眾生故，
不見彼彼身，
煩惱無縛處，
更無所復見，
是故名如夢。
有無等差別，
如空不可取。
善趣及惡趣，
是處無真實。
分別故見彼，
色體實如是。
士夫不可得，
外亦不可得。
是故言為空，
彼當證寂滅。
彼色無實體，

常能一切施，
彼無有所取。
即是諸法體，
名為財富者。
善修於平等，
斷疑遍普照。
彼無有熱惱，
彼戒無所轉。
更無有所見，
故彼無惡作。
而求無上道，
所起煩惱處。
不見彼身時，
解脫皆如夢。
彼無亦不見，
如是諸言說，
聲覺觀分別，
持戒與破戒，
癡虛妄分別，
猶如鏡中像，
於彼無所有，
如是內計我，
內既無所有，
此是如如教，
若能知空者，
色從因緣生，
若緣彼無有，

彼無無有因。
本性空寂靜，
無棄亦無似。
一切根能忍，
彼當速成佛。
得見然燈佛，
汝往當成佛。
及以善女人，
則亦當不難。
欲轉於女身，
即得具足願。
見者生歡喜，
覺知如是教，
聞持已能思，
為眾決疑網。
疑惑無定意，
彼能為斷疑。
令彼住正路，
能為彼照明。
一切處得明，
覺知此教故。
諸根悉具足，
眷屬皆隨順。
為一切利益，
悉令住菩提。
能速自證見，
常恭敬奉事。

無因故不生，
無取亦無捨，
若證是無二，
若得如是忍，
我如是知己，
於後授我記，
若有善男子，
彼覺如是等，
若有善女人，
應如是知身，
好色甚端正，
丈夫富伽羅。
正行正念者，
名智慧丈夫，
若有多眾生，
欲求於智慧，
若住不正道，
幽冥諸眾生，
所有受生處，
為眾生愛樂，
壽命得長遠，
常生勝族姓，
隨何等生處，
并餘眾生等，
若聞是等法，
諸眾生應當，
應當作福田，

堪受一切施，
為世間支提。
於一切勝施，
彼等堪施主，
當為作福田。
能勤修速證，
此修多羅說。
如如無分別，
當行菩提行，
聞是教法故。
欲受諸果報，
應勤修速證。
調御諸眾生，
彼恒有威德。
善得於壽命，
能聞此教故。
彼知不思議，
復得僧功德。
復捨內自身，
聞已應覺知。
是處無所說，
此中如是說。
亦無有得失，
是法無住處，
彼如是說法，
彼當如是說。
現在兩足尊，

常為善丈夫，
住於諸佛前，
無上世尊邊，
降伏諸世間，
若聞如是法，
一切諸佛教，
如是覺菩提，
為此益法教，
阿僧祇劫數，
若於人天中，
而能聞是法，
彼無能降伏，
能於諸餘眾，
彼智善得利，
得值佛出世，
所有諸佛法，
彼為作聲聞，
捨於一切法，
應聽修多羅，
此法無不說，
如是等諸法，
不取亦不捨，
無處可持來，
所有過去佛，
若有當來佛，
於十方世界，
彼所說法教，

亦如是無二。
能說是法者，
如是當覺知。
而當得涅槃，
及當住菩提。
此是諸佛見，
及如是見處，
難得於出現。
真實體空寂，
諸法亦無有。
一切有寂靜，
諸法無得處，
無所有所說。
名曰無所有，
復問人中上。
不可見而說，
不可覺知者。
及諸四部眾，
寂意而聽聞。
而無有所得，
多眾住是意。
彼等起欲樂，
當得聞已知。
真智無分別，
真復如是說。
所見大神通，
當得上菩提。

若有眾生欲，
當如我所說，
若不覺此法，
終不能觸證，
此彼皆具足，
所有如是法，
眾生界求時，
若覺此諸法，
諸法無有實，
若無有法想，
此彼如實知，
無所有所問，
時彼摩訶薩，
以念於如來，
所說如是法，
誰能覺如是，
是等多億天，
合十指爪掌，
彼聞已欣慶，
無智及得處，
若有未知者，
發勤精進意，
如是聞真義，
如己無不如，
聞諸佛妙法，
皆發歡喜意，
多有俱致天，

及百那由他，
如我之所說。
所有聞法者，
已觸證真法，
昔恒沙佛所，
彼聞今觸證，
如我今所在，
無有於增減。
於往昔生處，
昔所未曾有。
無所有解釋，
今知於聞義。
即厭於自身，
知佛神通故，
不可思議等，
非法非非法，
諸世間無上，
無所無不得。
如所聞聞已，
諸佛之法體。
為癡網所覆，
不知佛神通。
證作人中上，
於後得授記。
阿僧祇劫中，
以知有為法，
為得之所覆，

已覺自證知，
今我此眾中，
倍有百千數，
皆已共和合，
已聞覺是法。
彼此當作佛，
當如是說法，
是殺害人者，
曾聞如是法，
彼於今得聞，
已入佛神通，
見是等大眾，
自見最下類，
復更信深入，
彼入已即得。
此是佛神通，
覺無分別已，
此害人利根，
利根向我說，
眾生心頑鈍，
雖復多時聞，
我昔曾見佛，
覺是大神通，
過去八十四，
我值然燈佛，
以有所得故。
而著於我想，

為諸煩惱惑， 不覺佛神通。
以有於執著， 流轉生死中，
數不得邊際。 自餘若不覺，
如是佛神通， 菩薩摩訶薩，
彼著亦多時。 是諸菩薩等，
欲速證菩提， 寂靜佛神通，
應速願覺入。 如是難調伏，
名為害人者， 還得利智根，
故彼得不難。」

爾時，眾中無煩天子，即以諸天曼陀羅花而散佛上，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是惡心難調殺害人者，如是利根智慧微妙，乃能如是速疾決了。」說是語已。

爾時，佛告無煩天子言：「天子諦聽！是惡心難調殺害人者，於過去世曾五百生，受毒蛇身見即害物。受彼身已於日夜中，多有眾生為彼所害，以飢惱故皆食彼盡猶不能足，食已消滅，皆成灰燼。彼以求食不得眠睡，身不安隱惡心更增。或經日夜半月一月，或經年歲，因惡心故而取命終，即便墮於阿鼻地獄。生彼處已受大苦惱，百千俱致那由他歲，若捨彼身還復生於見毒蛇中，如是次第經五百世，常當受於見毒蛇身。若捨彼身還復生於阿鼻地獄，以彼惡集如是起故，於最後生彼毒蛇母愛所縛故，殺若干虫與彼令食，食已飽滿身得安樂，便得睡眠晝夜不覺。彼睡眠時，其母即為多殺諸虫或至千數，斷其命已置其左右周匝圍繞，復置口邊皆成大聚。彼睡覺已食彼諸虫潤身飽滿，還得安隱尋復睡眠經七日夜。彼母復於七日夜中殺百千虫，置其口邊而為大聚。

「彼睡覺已，食彼虫聚而猶未盡，即見其母更殺諸虫，持來聚集更為一聚。彼即生念：『奇哉！我母能為難事，為愛我故，求爾許虫與我令食，然我於今不知厭足，然不食盡不知邊際，我今

不應如是求食，而令我母為愛我故為我求食。我今於母能作何報？」

「彼於母所起慈愛心，知有益處知有恩義，即生愛心生饒益心。彼資潤身。復以於母生慈念心稍有柔潤，於即睡眠身心安樂。彼時遇有取薪草人皆共見之，即以利斧斷其命根。彼命終已，有旃陀羅名曰氣噓，生彼子家還有惡心。彼時祖父氣噓死後，氣噓之子復當刑殺。復於後時彼氣噓子身復命終，既命終已遂絕此業，有合死者無人刑殺。

「爾時，大臣啟白王言：『大王當知，其主刑者名曰氣噓，其命已終，其彼有子身亦命終。大王當知，今無有人殺合死者。』

「爾時，彼王告大臣言：『彼氣噓門頗有種族，受彼世業資生已不？』臣白王言：『彼氣噓門現有孤子受其世業。』王勅臣言：『汝等可往將彼孤子而來見我。』大臣受勅將來見王。王勅之言：『童子！汝今既受氣噓世業資生，云何而不習於刑殺合死之人？』彼答王言：『敬如王教，我有親屬不聽我殺。王今若遣伏從來命，我慙 zàn 還家須臾復來。』王言：『童子！汝可知時宜應速來。』彼至家已，所有妻子及諸眷屬皆斷命已，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之親屬皆已殺盡，更無有人遮我殺者。唯願大王勅我所作。』於是即付刀杖殺具，彼仍不受。王復勅言：『汝今何故不受刀杖？』彼報王言：『大王！我今既名知刑殺害之人，自有牙齒不假刀杖。大王當知，若無齒力彼須刀杖，我有牙齒有合死者，我用齒齧 niè 而斷彼命，飲彼血已資潤我身增益氣力。』於是即取合死之人，以齒齧項而斷其命即飲其血，飲其血已倍增氣力，嚴熾威勢倍更增惡。

「善男子！彼難調伏殺害人者，於彼時間多殺眾生皆飲其血，惡心嚴熾心智猛利，如是利智得聞菩薩名無所有，請問世尊空義斷漏，不起煩惱顛倒分別，斷瞋恚意慳貪妬嫉，無恩義處悉能破除，得無言說。從佛所聞解說之時，聞已更復增益利智，復入諸

佛大神通事，故得如是勝利功德。」

爾時，復有教示菩薩摩訶薩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有所問。彼合掌時佛神力故，水陸所生種種妙花有開敷者，色香微妙滿其手中，即生歡喜踊躍無量，以歡喜意用彼諸花而散佛上，再三散已，而白佛言：「世尊！今此難調殺害人者，已曾發於菩提心耶？」

時佛告言：「汝善男子！宜應還問此難調伏殺害人者，是善男子當為汝說。」

爾時，教示菩薩還復合掌，而問之言：「汝善男子！已曾發於菩提心耶？」

彼即答言：「善男子！知我今即是發菩提心清淨無濁，如我聞佛大神通已即斷諸惡，而復得聞此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聞已信受念持觀察無有疑網。於世尊說一切諸法空無有我，無生無滅無有境界，無境界處無虛空處。汝善男子！於如此處欲起何心而有所聞？」

教示菩薩復問彼言：「汝善男子！汝於眾生幾所成熟於菩提耶？」

彼即答言：「善男子！我於無量不思議等不可瞋恚諸眾生者，成熟安置菩提種子，於無邊劫當更成熟所有眾生。善男子！譬如虛空多所容受，佛法亦爾容受無量。若有信受彼能成熟，亦可成熟一切眾生，不著邪徑當作惡業。

「善男子！我已為一切眾生利益安樂而為攀緣，今向汝說無有虛妄，佛自證知。若佛世尊不授記者，我於菩提我即自記。所以者何？我已信入菩薩種子，已住信忍無疑無惑，於此諸佛大神通中，此是一切諸菩薩等無有所著，發菩提心而為根本。若增長已次第能證菩提之果及一切智，一切佛法當覺當知，次第成熟無量眾生，於菩提道亦當成就，住於菩薩不動法中。

「善男子！如是，如是！無異無別，能如是者願生諸相，然諸眾生有厭離想得無疑惑，願當入佛大神通處自見於我少分。所以者何？其佛神通有無量故。善男子！諸佛世尊於大神通能決了見，諸菩薩等若未得忍唯以信行，若諸菩薩有得忍者，於佛神通少分已入。」

爾時，以佛神通力故，於此大地六種震動安樂潤澤，無一眾生有驚怖者，一切音樂不鼓自鳴。上虛空雨優波羅花、鉢頭摩花、拘勿頭花、分陀利花。於虛空中自然而有種種天衣懸垂而現，燒眾天人所有諸香。彼一切眾所有三千大千世界，彼菩薩等不知邊際，彼等皆悉掬於此花，以散佛上，如是再三及散此眾。於時復有十六俱致百千那由他等蓮花，猶如車輪，從地踊出，彼花臺中有菩薩坐，皆悉具足三十二相。彼諸菩薩各從花下，還以此花而散佛上，花供養已，合掌禮敬向佛而住。

爾時，教示菩薩承佛威神，而問彼等諸菩薩言：「善男子等！汝從何來？」

彼菩薩言：「我從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奉侍禮敬阿僧祇佛，聽聞法已而來至此。」

教示菩薩復問之言：「善男子等！汝聞何法？」

彼答之言：「我等亦聞有菩薩名無所有問、佛為解釋，亦如此間釋迦如來所解說法，亦復如是無有增減。彼菩薩亦名無所有，於問彼佛。彼佛世尊亦如是說，不起煩惱令斷疑惑，令作光明令近諸佛，及一切智無等等法。」

爾時，大眾生希有心，皆作是念：「彼諸人等善得人身善得壽命，值佛出世隨順諸佛，聞無所有菩薩所問如是等法，信入奉行，無相無得不起煩惱。世尊！我今善得大利，善得人身善得壽命。我等今者，聞無所有菩薩所問、佛解釋時，聞於耳根如聞信解，無有疑惑有所觸證。我今得知一切智已，亦當如是為諸眾生而作

利益得善普覆。我等今者，假使能以一切珍寶，滿此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以如是等猶不能報是無所有菩薩之德，而不現身能問如來寂靜之法，能斷無量眾生疑惑顛倒之意。我等於今當以何事而供養此不現身者？」

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等若聞如是等法能信解者，即為已作上妙供養一切諸佛及諸菩薩。我今所問、佛為解釋，汝等若得無疑惑處，無熱惱處，成菩提時，為諸眾生作利益故，眾生執著令解脫故，亦為化彼惡心怨讐 chóu 害人者故。唯若干事以是故問勸請如來，我今已顯諸佛法教，已照一切無明黑闇。」

爾時，惡心難調怨讐 chóu 殺害人者，見於如是大神通已：「如彼所知不取上下，心得調順無有喜怒。」說此語時，難調怨讐 chóu 即於彼處踊身虛空，而作是言：「諸善男子！一切諸法猶如幻化，無有真實、分別所作，諸法實體如如不動無有顛倒，是故汝等所有諸想住持建立。如是等想無有實想，是顛倒想非有實想，是故汝今已得至於無疑惑處，亦當得於無礙辯才。汝等已脫諸疑惑故，求菩提時不由於他，常當自體一切開悟。」

時，世尊言：「汝善男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說。」

爾時，難調惡心怨讐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是授記，以蒙世尊稱歎善哉。雖然世尊但與我記，為此大眾令得踊躍，心意歡喜更發勝心不怯弱故。世尊！我今不見彼法歡喜踊躍。世尊！一切諸法無有思念，無有真實，分別所起，以分別故而有莊嚴，猶如幻化、如夢所見、如旋火輪。我於彼等如實覺知，如佛世尊為無所有菩薩解釋，我亦隨順無隨順故。」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二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三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金色光從佛口出，上至梵世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不染，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以何因緣今現微笑？諸佛如來若微笑者非無因緣，唯願解說令眾歡喜。」

爾時，佛告不染菩薩：「善男子！是難調怨讐 chóu 殺害人者，於未來世過八十九百千阿僧祇劫已後，當得作佛，號曰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出於世，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善男子！而此難調惡心怨讐前害人者，於此命終已後，當生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隨彼住壽。彌勒菩薩當下生時，彼於爾時作大長者，財福無量，一切果報悉皆開現，即於二十晝夜，供養彌勒世尊及聲聞眾。彼見彌勒世尊佛刹莊嚴之事，即生願求，為欲成就莊嚴佛刹故，與諸眷屬請彼彌勒如來世尊，及聲聞眾前後圍遶，以諸供養一切樂具，三月奉獻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即以素衣長八十肘，用畫彌勒如來形像，及彼佛刹莊嚴之相。既圖畫已，奉彼彌勒如來世尊，即發願言：『藉此功德，願我當得如是佛刹莊嚴之事，亦如今者彌勒世尊、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有具足莊嚴之相，願我佛刹諸聲聞眾智慧具足，願我佛刹諸菩薩等，無量智慧皆悉具足。』作是願已，以金銀華散於彌勒如來世尊，復作是言：『我等當作如是精進，亦當成就如是佛刹莊嚴之事，如昔釋迦牟尼世尊釋種勝王，為我示現光明顯照，而於彼時成熟無量多數眾生於菩提中，亦如彌勒如來世尊多菩薩眾。』彼利上功德如來，於初會時菩薩無量，於授記中皆悉得忍。於第二會，諸菩薩眾復倍無量。於第三會復倍無量，如是方便。彼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有如

是諸菩薩眾，而彼利上功德如來，示教利喜諸菩薩眾令行誓願。得初心已，皆令成就於一切智乃至菩提。

「善男子！此難調怨讐 chóu 先害人者，值彌勒佛出世已後，一切生處壽命無量，唯除一生補處時中壽二十歲，而於彼處於一日中，自身具受一切惡業無量苦惱。從是已後乃至菩提，當更修習覺菩提已壽命無量。佛滅度後，正法住世於無量時，無有惡世。如我今日諂惡眾生，有惡口者、無智慧者、難入道者、魔所持者，我今於中說法教化，此等眾生難解難入；此善男子，無有如是諸患難事。善男子！彼佛刹中無有諸魔及魔事者。所有利根通敏眾生皆集於彼，是故彼佛利上功德如來說法，少用功力而得開解。」

爾時，眾中有菩薩名無障淨月，即從坐起整理衣服，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自決疑，及為此眾令斷疑故，即以偈頌問世尊曰：

「我問世間燈，	智聚無礙者，
為欲自斷疑，	及於此眾故。
何緣此眾見，	然今利根者，
於先殺害人，	復得記菩提？
大龍願為說，	彼往昔行業，
既為億數劫，	常作惡趣地，
多劫數積聚，	為癡盲覆故，
於多百億劫，	常受多種苦。
流轉生死中，	地獄火熾然，
大呼阿毘支，	觀彼業如是，
復倍生死中，	受惡毒蛇身，
見即能殺害，	多百億生死。
受多種苦已，	多百億數劫，
得生人道中，	復作殺害人。
今得見世尊，	即生於利根，

速斷諸煩惱，	發意向菩提。
蒙佛為授記，	於阿僧祇劫，
當成世間燈，	名利上功德。
彼往昔之事，	人上為解說，
如是作業事，	苦惡之果報。
以是億數劫，	已受多種苦，
若所有善業，	教師亦為說，
昔所行諸行，	惡業與不善，
世燈悉照知，	唯願為我說。
斷疑大丈夫，	為我及眾生，
及與未來等，	能聞此教者，
若有懷疑惑，	於此法有疑，
教師今為斷。	現在兩足尊，
攝受眾生故，	於是善男子，
如此往昔行，	大名稱願說。」

爾時，佛告無障淨月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為一切大眾斷除疑故，能問如來如是之義。汝善男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彼善男子！如彼往昔所作諸業，如此多數經於百千那由他劫受諸苦惱，汝等聞已，當信如來勿生恐怖，一向奉持如教而說。」

爾時，無障淨月菩薩而白佛言：「唯願世尊，為我解說。」

佛言：「善男子！我念往昔，然燈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滅度之後，過九十億那由他劫，有佛出世，名曰法意喜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乃至佛、世尊。彼佛壽命六十八千歲，初會聲聞眾有六十二俱致百千，菩薩摩訶薩其數復倍。彼佛世界名曰梵主，劫名淨意，彼法意喜王如來生於彼劫。何故彼劫名清淨意？彼劫常有如來出世及諸菩薩，是故彼劫名清淨意。善男子！

於彼法意喜王如來住世劫中，此難調怨讐善男子，爾時為王名曰降怨，請彼如來及比丘僧諸菩薩眾，以一切樂具，三月供養於彼如來，從其聞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殖善根，復得值遇十千諸佛，於一切處常修梵行，常得多聞，發勤精進得四禪定。由此善根復值如來，名金剛焰光，於彼佛所，出家修道，行於梵行，發勤精進行頭陀法，常在蘭若空閑之處。誦修多羅滿十千部，皆是大乘，亦得四禪及五神通四無色定。

「善男子！彼金剛焰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有十俱致諸比丘眾，皆阿羅漢。復有八十四俱致那由他百千諸菩薩眾，常隨世尊，皆得等忍及陀羅尼，轉不退輪善解深法，已入無邊陀羅尼門，已能巧入無邊法界海印三昧，遊戲神通心得決定，顯現諸佛住持身體，於諸眾生常行慈悲。

「善男子！爾時彼佛菩薩眾中，有一菩薩比丘上首法師，名利益上，善說法義示教利喜，令諸菩薩得不思議具足功德，為彼世尊而作侍者恒隨遊止，猶如今日阿難比丘，皆能受持諸修多羅。

「善男子！如是彼利益上菩薩，於自在王如來所說那由他百千修多羅悉能受持，能為彼諸那由他等百千菩薩解說其義。善男子！爾時自在王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於二萬歲為諸菩薩、諸聲聞眾及諸眾生，說法教化滿二萬歲，然後乃於一切菩薩，及比丘眾、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等大眾之中，告彼利益上菩薩言：『善男子！汝當受持此不思議那由他等百千俱致所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於後末世，為諸天人增長善根護持此法，光顯如來菩提教法，令久住故受持解說。善男子！是夜過半諸佛如來當般涅槃。』

「爾時，彼利益上菩薩，聞佛涅槃悲泣雨淚，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願兩足尊住一劫， 利益世間天人等，

我今勸請世間眼，願說妙法以教示。
深智無惱之導師，勝行住於諸功德，
普眼調伏天人者，大神通尊願久住。
若聞導師入涅槃，諸天人等心憂惱，
導師願愍彼等故，唯願住世見教示。
我及百千諸眾生，眾苦逼切生憂惱，
皆由導師唱滅度，世親今欲入涅槃。
能調於人調御者，唯願普眼尊久住，
利益世間天人故，我今勸請佛世尊。』

「爾時，世尊為欲利益諸天世人，以偈報彼利益上菩薩言：

『我已為世作利益，說如是等諸法教，
我已充滿諸菩薩，令住諸佛無漏中。
即於此夜後分時，我當入般於涅槃，
我今付汝此法教，世尊滅後令久住。』
彼眾聞作是語已，彼諸菩薩皆合掌，
咸共瞻仰彼如來，悲泣雨淚作是言：
『唯願兩足尊慰喻，我及百千眾生等，
尊滅度後誰作佛？世尊於諸世間上。』
哀愍軟語而告言，慰喻世間天人等：
『我滅比丘莫懷怖，我後復當佛出世。
有菩薩名功德分，修行得至無漏智，
於未來世當作佛，名曰智焰兩足尊。
我今勸請汝當知，為欲攝持此法故，
如此法教廣開顯，為於世間天人等。』
聞於世尊如是說，即時安慰復發言：
『大神通力此甚難，無攝受法攝受故，
我為導師尊重故，我今攝受於正法。』

我當廣宣此法教， 我當捨身及壽命，
不護己身壽命等， 乃可守護如來法。
若不嘗愛己身者， 彼即能護教師法。』

「善男子！爾時彼佛慰喻彼諸一切大眾令歡喜已，說法教誨與威力已，於夜後分入於涅槃。善男子！彼時世尊入涅槃後，彼菩薩說滿足八十千數法門，如是隨順成就眾生，多那由他百千眾生，當得成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況復住於聲聞乘者、辟支佛乘者，況復流轉於生死中種善根者？

「善男子！彼佛如來般涅槃後，正法滅已，於像法中多有比丘，說有可得說有可滅，彼等於是諸修多羅不樂受持復生誹謗。善男子！於彼時中此閻浮提，有一人王名勇健力，果報廣大。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至彼王所為說佛法，說於如來祕密之教。彼王聞已，即於上利益比丘生敬重心，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比丘。而彼比丘，欲教化彼諸眾生故，於一切處受諸供養，不生厭悔不生倦心。彼王供養彼比丘已，滿足三月，及於八萬四千采女，各自莊嚴持諸香華，及諸音樂眾寶瓔珞塗香衣服，如是等事供養比丘，及彼比丘所有門徒，八千五百常相隨順，一切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於彼之時，難調怨讐 chóu 殺害人者而為比丘，名曰寂定威儀，善說法要多聞總持，滿足十千修多羅等，誦持通利，能廣分別諸修多羅，常說少欲知足法義。而彼比丘已得四禪，復得五通四無色定，而彼寂定威儀比丘多有徒眾，其數五百共相隨逐，亦有如是威儀勝行。

「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見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不熹不悅生於惡心，發瞋恚意現於惡色，在眾人前說如是言：『如此比丘！何處有於菩提之行？何處有於諸佛之法？如是雜行，於世間行威儀尚無，況復當有證於勝智？』而彼眾人一向唯信利益上菩薩比丘，

無能壞者。爾時寂定威儀比丘，復增瞋恨轉更增上，從彼地方背面而去：『我不復憙見是惡事，若此比丘行於邪見，令諸人眾皆行顛倒。』至蘭若處欲入三昧，以有瞋恨彼彼三昧不能順入，況復能定？彼有如是強力行故，所有禪定三摩拔提，及五神通一切皆失，彼以如是恚惡心，故得大重病。

「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作如是念：『希有乃至如此比丘，生大不善瞋恚濁意，我於今者應生憐愍，為作利益聞深法故。』」

「爾時利益上菩薩比丘，及五千菩薩諸眷屬眾，飛騰虛空於彼住已，而說偈言：

「『 居家自性說菩提，	欲無分別無破壞，
若覺此行演說者，	彼覺菩提無上安。
瞋行自性如菩提，	世師智者已為說，
若覺如是法行者，	彼覺菩提二足上。
愚癡示現菩提等，	菩提愚癡無異性，
此示現癡以一行，	當覺菩提無上道。
若有已說諸見行，	及彼菩提勝上覺，
於此二行中說者，	見行不得於菩提。
諸佛之法甚深妙，	不以有得能知見，
離於分別有所依，	善巧智者覺菩提。
若能捨離諸分別，	及以持戒我慢見，
依恃多聞而自矜，	捨是等已覺菩提。
寧處居家樂貪欲，	若聞此法不驚疑，
信解導師所說法，	能於一行廣演說。
不用此教中出家，	有所得見在閑處，
於我想中常繫著，	起念我當證菩提。
所有動念所演說，	彼等皆是魔羅網，
若知諸法如虛空，	彼則無有於動念。

諸如來有如是法，	諸普眼等說一行，
煩惱菩提二無二，	不得煩惱及菩提。
若不分別欲及瞋，	亦不分別於癡等，
捨離彼此於二者，	彼覺菩提諸導師。
若不住於有所得，	亦不有念及不動，
不起我想無依處，	彼覺菩提無上安。
若捨分別於分別，	諂曲幻偽與嫉妬，
樂行頭陀戒福德，	彼覺菩提無量眼。
若聞此法無所捨，	於廣說時亦不疑，
彼當速成兩足尊，	世間無上智自在。
甚深諸法最妙勝，	不可思量寂無流，
若不開發我見者，	難覺於多俱致劫。』

「善男子！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說此偈時，於上空中，六十六那由他諸天得無生法忍。復有六十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聞是偈已無喜樂意，心生熱惱遍身皆腫。於是人所反生慈心，思惟於此一慈心故餘皆瞋恨。於彼時間大地開裂，彼現身墮阿鼻地獄，住於彼中億那由他百千歲數受大極苦。於彼命終即受生於見毒蛇中，如是次第經於多億那由他等百千生中，二惡處行，大阿鼻獄、大叫喚獄。還復生彼見毒蛇中，以彼如是不善根故，滿足經於六十二億那由他等百千劫數。以彼往昔於上利益菩薩，生一慈心以眼觀視，以彼善根從彼處終得受人身，由彼慈心有熏習故。又復以彼見毒蛇母，而於彼所起慈心故，復聞如是深妙法故，今得如是利智神通。

「善男子！於意云何？彼時寂定威儀比丘，豈異人乎？今此難調怨讐 chóu 是也，此於往昔有是業障。善男子！於意云何？彼時利益上菩薩比丘者，莫作異見，我身是也。諸善男子！彼時有

王勇健力者，今無所有菩薩是也。諸善男子！此由往昔於菩薩邊生如是等瞋恨心故，受如是等難知可畏業障惱患。諸善男子！以如是故，若有菩薩當欲淨於諸業障者，於諸菩薩恭敬尊重如教師想。諸善男子！若當欲得不害自身住菩提者，應如是學。」

說此往昔出法品時，有九十二那由他等百千眾生，得無生忍，三十六億那由他等諸菩薩，得淨業障。

爾時，難調怨讐先害人者，聞佛授記歡喜踊躍，飛住虛空高七多羅樹，而說偈言：

「若欲住淨土，	應如導師說，
應信於諸佛，	最上大神通。
覺佛神通已，	知無分別處，
於世間無有，	而難可得者。
若聞無所有，	所問經法者，
能信能觸證，	則供養諸佛。
若學此經已，	能除諸有想，
得捨已作惡，	當見諸導師。
若學於此經，	是則見諸佛，
親侍諸如來，	如此經廣說，
此則是施度，	淨戒所依住，
忍辱及精進，	智慧等本處。
若無有所得，	是處不說著，
如世尊所說，	學如是調伏。
若聞於此經，	令諸義示現，
種種諸供養，	力盡無能報。
不可數多劫，	闇面無所見，
若聞此經者，	得到諸佛地。
彼寤於愚癡，	以破無明闇，

以得一切空， 由聞此經故，
多種煩惱盡， 少有未盡者。
猶如於大海， 取於一滴水，
成熟眾生故， 煩惱滴不盡，
悲愍眾生故， 不盡彼煩惱，
為清淨佛刹， 不滿於一切。
彼成熟眾生， 彼彼處不滅，
亦可彼滿時， 如授記菩提，
是故諸水滴， 於瓶中不盡。
若一切開現， 彼當有佛刹，
彼即當滿足， 無有餘熏習。
如是如是處， 聞有如是經，
能善解說者， 諸功德具足。」

爾時，彼難調怨讐 chóu 說此偈已，從空而下住於佛前，頂禮佛足合掌而住。爾時，世尊而歎彼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快說此偈合於義理，無有虛妄無有別異。如是如來神通威力，一切菩薩於中當學，如是學已得眾生空。」

爾時，難調怨讐善男子，如是思念：「今者世尊稱我善哉！我今稱慶，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彼即聞於空中聲曰：「汝可以身供養世尊。」即問空言：「云何供養？」復聞空聲：「汝善男子！汝今宜可飛騰虛空，令此大眾皆悉知見，住於虛空說如是偈：

「『 所有諸慳著， 皆由住自身，
我已捨一切， 今供養導師。』」

爾時，彼善男子聞此偈已生歡喜心，以佛神力飛騰虛空一多羅樹，而說此偈，即自捨身供養如來。於虛空中自捨身已，有千數華柔軟香潔 jié未曾見聞，光明香氣滿一由旬猶如日光，或經一時，或經半時。彼諸華等遶佛三匝而供養已，佛神力故於虛空中

而成華蓋，而於彼中說如是偈：

「我已捨自身， 供養諸教師，
我不知自身， 亦不知世尊。」

彼於彼時於一切處，不知身心不知如來，不知眾生不知住處，
彼於彼時涅槃平等，亦無是念：「我已得證。」

於彼時中有一化佛，自然現身而作是言：「汝善男子！汝已成就佛刹種子一切開現。」

於彼佛前合掌而住，心生歡喜踊躍無量，禮敬彼佛而作是言：
「我今禮佛大神通已，令各種相生善根已，還住涅槃平等法中，離
罪福德如是不住近於善根，諸佛法中彼能親近無所乏短，勸請令
住於菩提中。」復說偈言：

「眾生覺如是， 當脫於大苦，
生死大險道， 所有苦眾生，
彼亦不成就， 所有言苦者，
彼亦受彼苦， 不覺此教故。」

說此偈已，默然而住。

爾時，無名菩薩告彼善男子言：「善男子！汝今已能行一切施。
若持自身供養於佛，善男子！汝更不得言我自在，汝以此身已用
施佛。善男子！譬如有人施他財已，後不得言：『還是我物。』彼
於彼財不得自在。如是，善男子！汝今以身已施於佛，汝今既作
如是之言：『我當來世當得作佛得忍授記。』善男子！汝於今者更
欲何作？」彼聞此已即生疑念：「我今云何？我今云何？」如是思
念。彼時即復聞無所有菩薩聲言：「善男子！汝今莫作。善男子！
汝應還念諸佛神通，如汝信解。」應如是報，彼向無名菩薩所問，
聞此言聲即生辯才。明見前來無有身心，無言無說，無施無戒，
無忍無進，無禪無智，無斷無常，無聲聞無菩薩，無發菩提心，
無如來無如來法，無涅槃無涅槃聲。無有信者，無有所住，無有

所取，無有所言，無有縛者，無有所聞。無所聞者，無有所有。無所有者，無所承攬，無所承望，一切勝相皆悉具足，教化眾生開現具足，成就佛刹與涅槃等，平等無二無有名說。如無可說亦不欲生，如無言中如如是住，如是如如亦無所行，彼於諸佛大神通中無復疑惑。

爾時，無名菩薩讚彼善男子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住佛大神通，汝今如是辯才成就，辯說如是。」

彼即答言：「善男子！我亦不住佛神通中，其佛神通無能作者，一切諸法真體無名，不可得故。彼無可入，無可出處，無可知處，如是信已無有住處，其佛神通無住處故。彼無有人能說名字，但無名中我今問汝莫生疲倦，其有智者難可承事。」

彼即答言：「善男子！汝今但問，我所知者當為解釋。」

彼難調言：「摩訶薩埵！汝今何故名為無名？」

彼即答言：「我於是處不得言說，亦如汝所名字示現。」

彼即答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汝今以度佛大神通，離於名字。」

彼無名言：「善男子！於平等中無法可離，無有可斷無可建立，無去無來無平等相。善男子！若一切法彼平等者無有別離，其平等處亦無處所。云何斷離？若平等法而別有者，乃可斷離。」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不自在，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是無所有菩薩名為無所有？」

佛告彼言：「善男子！汝應還問是無所有菩薩因緣，彼當報汝。」

爾時，不自在菩薩摩訶薩問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云何名無所有？」

彼即答言：「善男子！我今不見自身能為一切眾生作利安故，能問如來如是等處。」

彼不自在菩薩問言：「彼所問處與身合耶？為不合耶？」

無所有言：「我所問處不與身合。」

彼復問言：「善男子！汝今云何不與身合，成就所問？」

無所有言：「善男子！我以三處發問如來。何等為三？謂身、口、意，此等三處，我問如來。善男子！是身口意無和合義。」

彼復問言：「善男子！汝見何意而不現身。」

彼則答言：「我今亦汝當信我言，我為安樂諸眾生故而不現身。」

彼菩薩言：「我以肉眼故不能見。」

無所有言：「以天眼看。」

彼言：「天眼亦復不見。」

無所有言：「以法眼看。」

彼菩薩言：「善男子！所有法行彼亦不離於一切眼，於彼處中無法可見。」

無所有言：「汝云何聞？」

彼復答言：「彼處無有和合可聞。善男子！我見如如。」

無所有言：「善男子！於如如中無有三眼。」不自在言：「汝云何見？」時無所有默然而住。

不自在言：「善男子！於無能見一切法中何故默住？其於虛空豈無容受？虛空悉能容受諸法，無所染著所入無礙，於一切法無有假借，彼處不著應有解說。善男子！汝以何緣默無有說？」

彼即答言：「我今求彼所有語言，能解釋處皆不可得，我以是故默而不答。然，善男子！汝聽我說，以何因緣名不自在？善男子！我念億劫，已曾知為諸眾生等離無益語，為諸眾生所作利益，柔軟生樂皆悉美妙，歡喜踊躍無有龜 cū 澁 sè，依時利益不生瞋恨，說如是言：『無有眾生怨恨於我。』善男子！以是因緣我得無畏。善男子！一切眾生無有所畏。所以者何？諸有語言無有自在。善男子！汝今觀是諸語言法無有自在，我今所說此語言中有成就者，彼於三界所不容受。所有一切眾生言說：『若合若散，有益無益。』

若雜不雜，若念若起，若為眾生令淨煩惱令捨煩惱。』我見彼等皆悉平等，若智若愚皆得一名。」

彼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往昔曾供諸佛，得是合實語言解釋。善男子！汝見何利而不現身？」

彼即答言：「汝今應當問於世尊。」

爾時，無畏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是無所有菩薩，見何等利而不現身？」

佛告彼言：「善男子！唯除我身，於此三界無有眾生，如是身相與其等者，唯除神通所化勝身，成就如是業果報故。勿令一切諸婦人見，必於此處染著亂意，不能聽法不作諸事，棄捨本夫飲食無歡，染愛迷著多受苦惱。是無所有！見如是等諸過患故，而不現身。」

爾時，無畏菩薩及彼大眾，皆生疑惑咸作是念：「是無所有菩薩身相何如，而今世尊作如是說？」

爾時，眾中有諸女人：一名解染、二名寶瓔、三名解華、四名寶華、五名普香、六名香自在、七名金華、八名作愛、九名不染、十名善注意、十一名作光明、十二名甜味、十三名阿那羅梨耶、十四名住持、十五名無垢、十六名海、十七名功德上、十八名無過夫、十九名調順、二十名諸天供養、二十一名壞上、二十二名普照明、二十三名不背、二十四名善住持精進、二十五名善住、二十六名安樂、二十七名王、二十八名悲。如是等類二十八女，與姊妹俱從坐而起，脫身瓔珞供養世尊，右膝著地皆共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所說無所有菩薩功德如是，願於我等承佛威神得見其身，成就如是實業果報，莫以別身而示我等，我今欲見菩薩實身。」

爾時，佛告善女人等：「汝今欲見無所有菩薩成就色身，今欲見耶？」

彼等答言：「唯然，世尊！我有疑，願為開解。」

佛言：「諸女！汝等今者，見彼身已有何利益？汝今勿有還家之意，當捨眷屬，若見彼身安住具足一切功德。」

彼諸女言：「我等今者一切能捨，決定當見彼菩薩身。」

爾時，世尊告彼菩薩無所有言：「汝無所有！此等諸女欲見汝身。」

彼言：「世尊已言，許可彼姊妹等示現我身？」

佛言：「善男子！我已許之。多人意喜欲見汝身，當有利益，得勝身心，得妙身心，得淨身心。若見汝身，即當決定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轉女身成丈夫身。汝今已有如是淨願，於多諸佛以百千身種諸善根，住是願中於三界中，願我當得最勝佛身。所有眾生見我身者，彼等決定住於菩提，所有女人悉轉女身。若於我所種善根已，思惟如是甚深法已得忍本性，願當入於真如法中，願當具足諸菩薩法，開現親近於諸佛法。」

彼無所有菩薩，聞佛此說，作如是言：「如是，世尊！如世尊教。」即於手中一一指端皆放光明，一一光明至王舍城，於彼人家皆悉出現，彼諸光明有諸眾生，見於彼等從地踊出，化成諸華縱廣一尺，昔所未見色香具足。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三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四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爾時王舍城中，頻婆娑羅王而有一女，欲出遊時，頻婆娑羅王勅諸侍女其數一千：「汝等已為我女眷屬，共相圍遶於彼之處。王所飲食，汝等常食，汝等常飲。」彼王舍城，多有婦女其數一千，聞此語已，種種瓔珞莊嚴自身。彼諸婦女，見是希有可喜諸花，身心喜悅不能自勝，欲取彼華遂不能取不能遠離，伸手欲取，去華一尺而不能及，見彼諸華皆悉向於毘福羅山去而不住。

爾時，眾人及千婦女，及與頻婆羅王女，從王舍城次第而出。彼諸華等在眾人前微行而進，眾亦不知行與不行，彼諸人眾作如是念：「此華近手而不能取。」

時彼諸華一切皆上毘福羅山，彼諸男女亦上彼山。既上山已，見於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無量百千大眾圍遶而為說法。

爾時，二十八女姊妹，合掌佛前勸請世尊。時頻婆娑羅王女，及見彼等一切諸女，亦見彼等諸女姊妹勸請世尊。作如是言：「此諸婦女，何故合掌在世尊前？何所求請？欲求何願？」即聞空聲，而語之曰：「此等欲見無所有菩薩身，唯除佛身於三界中無能勝者。」彼等同聲咸作是言：「我等願見彼菩薩身。」說是語已，彼諸華等，即便在彼眾人手中，即以此華散如來上，作如是言：「唯願，世尊！示於我等無所有菩薩身。」

爾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汝可示現圓滿自身，令多眾生見汝身已種菩提因，亦當如汝於多百千諸如來所當種善根。」

爾時，無所有菩薩即現其身。爾時，大地皆悉震動，安隱潤澤，無有眾生恐怖毛豎，一切音樂不鼓自鳴，於虛空中雨眾天華，於一切處天香人香皆自然燒。

爾時，無所有菩薩示現如是具足色身。彼現身時，諸女人眾

皆生愛樂，一一婦人皆作是念：「是無所有菩薩！唯與於我共相娛樂。」各現於前，亦復不知彼神通化，各稱其願，於毘福羅山叢林樹下。「我於此處歡喜受樂，我等未曾得聞如是諸妙音聲諸色香等，我等今者荷世尊恩。」彼諸女等各一樹下，七寶輦輿一切果報，皆悉具足歡喜受樂，一切所須悉皆備**bèi**足，不復更念歸還之想，彼等如是受歡喜樂七日七夜。

爾時，世尊為諸眾生更說法要：「若有不見彼菩薩身，皆由善根未得成熟，雖望欲見終不可得，莫知何事。」彼等見者過七日已，見彼菩薩身漸毀壞無有精光，受用果報皆沒不現唯見一樹，彼等菩薩漸漸不現亦無住處。彼即聞於空中聲言：「諸善男子！此是諸行真實體性，汝等不應起常有想，汝等可捨女人身想，應當願求丈夫之身、無等等身、諸佛之身。汝等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受丈夫身。」

彼諸女人聞是聲已，於剎那時心住寂靜，見如來像具三十二大人之相。彼等見已，皆作是言：「願我當得如是妙身，無有染著無染著處，如此佛身寂靜無惱。」彼諸女人說是語時，彼諸女人悉轉女身得丈夫身，唯除往昔發願供養是無所有菩薩等者，乃至道場，然後我當轉於女身，以如是故不轉女身。所有轉身得男身者端正可憙，世間天人皆悉愛敬。

爾時，佛像忽然不現，唯見世尊釋迦牟尼。爾時，諸女得男身者而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甚特！乃有如是幻化戲者，昔未曾聞。諸凡夫等心意迷惑，未曾安定如壓油輪，彼不能住近善知識。世尊！若有親近於善知識供養承事，以善知識威神力故，我於今者轉離女身得五神通。

「世尊！我今憶念往昔多千佛所，與善知識同種善根自捨身命，為令我等生諸善根，復示彼等諸佛世尊，為說在家諸過患事，方便讚歎出家功德，諸勝妙事。我等已經爾許多時近善知識，從

爾已來未曾復生諸惡趣中，我於過去未逢教師教示我故，恒常流轉人天馳逐受諸苦惱。

「世尊！我今假使能以恒河沙等諸世界中用滿七寶，或已自身具足滿已施善知識。雖作是事猶不能報善知識恩。所以者何？由是神力而令我等，當於世間而得作佛，開現成就我等佛刹，皆因此等善知識故，教示我等詣諸佛所種諸善根，教行種種疾利方便，教我等入深法行中。或出愛語，或示訶責，或言清涼，或說熱惱，或有逼迫，如是教示，一切樂具一切利養皆悉捨已，彼等眾生難得值遇，彼等眾生未有所辯。若不得是善知識者，唯除如來，我等無有別善知識，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者。」

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告諸女人轉男身者：「善男子等！我今非但獨為汝等作善知識，我亦為於一切眾生作善知識。善男子等！若有眾生能知無所有菩薩，為眾生作利益成就，彼等眾生更不承事諸餘師友，彼等眾生即忘飲食，不生疑退無有愛欲，而於我所晝夜親近。所以者何？我今教於一切眾生和合善根，令住一切世間出世具足事中，令入無量波羅蜜中，令入一切諸功德中，令住無濁無障淨處無顛倒處，不現一切諸有相中住無行處，樂修一切身心薰習具足法中。我已曾令無量眾生，住如是法善巧智中，我今實語無有異言，佛自證知，諸天世人而作證明。」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

爾時大眾，佛神力故即見東方，南西北方，有千諸佛。

爾時，世尊告諸大眾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今見此諸佛已不？」

彼言：「世尊！我等皆見。」

佛復告言：「此等已令此善男子，成熟如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彼等更復歡喜踊躍，作如是言：「世尊！我等今世現轉女身已

得男身。世尊！是故我今深信此事，解知此事念持此事無有疑惑。世尊！我今已得入於佛大神通，漸次少分，皆由於是無所有菩薩神通力故。願我當得諸佛神通皆悉開現，願當共此於諸佛所種諸善根，當得一切功德具足。」

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心作是念：「所有身者，五陰聚合不可得，以名字所說而有可聞。我等云何而能共彼種於善根？」

爾時，世尊知彼菩薩心之所念，告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應為此諸菩薩摩訶薩等說五陰聚和合身事，汝今應為此等菩薩顯示五陰和合之身，此等聞已當壞我見，更復當近於佛菩提。」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愛語，而白佛言：「世尊！今者見何事故，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自不解釋，而當勸彼無所有菩薩解釋？」

佛言：「善男子！此眾如是於無所有，長夜隨順流注歸向，是故我今勸此菩薩摩訶薩說。」

爾時，無所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說，如我所見，如佛色空，我色亦爾；如佛色，一切眾生色亦爾；如眾生色，一切樹林藥草色亦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色，彼一切界和合聚色亦爾。所有空色及我色、如來色、一切眾生色、一切樹林藥草等色、一切界和合聚色，無有二相。無知無動無生，無等無有等等，無行無說，非法非非法，非法界非不法界所攝，非空非非空。眾生愚癡不知不覺，虛妄貪著慳悋嫉妬，不能拔出虛妄毒箭，於慳妬中忘失恩義，無明網覆遠善知識多有疑惑。於如此法不能聽受當作障礙，不能受持讀誦修行而有觸證。

「有諸菩薩智慧善巧，猶如虛空無所著者，於諸世間所有法中不得法想，況復餘想？彼等能入於此法行。諸少智者於無色中或作是想，悵望欲入此法行中，於無色中妄起行想，略說乃至受

想行識中，如是作如色所作，如虛空識，我識亦爾；如彼識，如來識亦爾；如如來識，彼識一切眾生識亦爾；如一切眾生識，彼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亦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亦爾。其虛空識及以我識、如來識、一切眾生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無二相。不可知，不可分別，不生，無等等，無行，不可作名字，非法非非法，非法界非非法界所攝，非虛空非非虛空。眾生愚癡不覺不知，無智少智少聞，嫉妬慳貪或著，妬嫉結縛無明網覆，為惡知識之所攝者各自迷惑，欲聞是法而作障礙，不能受持讀誦修行而有解證。

「有諸菩薩善巧智慧無所住著，於一切法不得法想，何況餘想？彼等能於此行中行。諸小智等，於此法行所不能知。」說此五種色等平等出離諸行無有壞散無別法時，大地震動虛空雨華。

爾時，難調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大地震動虛空雨華？」

佛告難調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此是由彼說五陰空，無二無別，無有所住，無可言說，無有藏積，無有散壞，無有邊量，不樂顛倒。」

說是諸佛自在處時，有百千億那由他數諸天，皆得無生法忍。於此眾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皆亦得於無生法忍，於未來世當得作佛，號曰不可說陰聚所生如來、應供、正遍知，當出於世，劫名無住，以此因緣大地震動而雨眾華。

爾時，女人得男身者皆共同聲，而說偈言：

「虛妄非虛妄，	虛妄虛妄愛，
如實知此等，	是故皆授記。
我等知如是，	一切皆虛妄，
今得丈夫身，	我等皆具足。
我聞虛妄已，	知解不生疑，

如是還虛妄，	實無有知說。
無實無實中，	誘誑諸眾生，
不知無實故，	無所有教說。
於中無所減，	亦無有增益，
於中無示現，	但以假名說。
平等無危險，	說無有散處，
既無有等等，	何況有勝者？
其色似色形，	其色色色故，
若知色虛妄，	無有可實者。
受似於觸形，	以受故為受，
知受虛妄已，	彼無有可實。
想為欲想者，	其識以想現，
知想虛妄已，	彼無真實處。
諸行無自在，	假名示現行，
知諸行虛妄，	彼無有真實。
識以了知義，	是故示現識，
若知識虛妄，	恒常如虛空。
如是皆虛妄，	所有世憂愁，
彼愚輩不知，	以住我見故。
彼等無所安，	彼等無所遣，
彼無有住處，	愚輩而不知。
此法不易知，	寂滅句難解，
住懈怠我想，	為惡作所覆，
不見無所有，	不聞彼所說，
無所可說處，	於中無所置。」

爾時，諸女轉男身者說此偈已，供養佛故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南無最大力，一切世無上，
世尊有大恩，其等無所著。」

說是偈已，禮敬世尊合掌而住。

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汝受持此無所有所問，我今說法，廣為人說光顯此法。阿難！汝為何等眾生當令聞此法本之者，彼等聞已能廣解義文句莊嚴，彼等皆當決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雖得聞而不解義，於後漸次亦當如是，解其義趣修行觸證，於多百千那由他數諸如來所種諸善根。所以者何？其無所有菩薩有如是願。」

爾時，眾中有諸女等住於大乘，而白佛言：「世尊！何用勸請阿難受持此法？所以者何？我今已受如此法本，習誦通利。世尊！我今聞此法本，於未來世當為他說，於阿僧祇百千那由他劫中光顯此法。」

爾時，眾中有百比丘、六百比丘尼，二百優婆塞、優婆夷，復有那由他數諸天子等，以諸雜華散世尊已，作如是言：「世尊！此修多羅而能照明一切諸法如實顯示。世尊！我今得聞此法本已，即能受持讀誦通利，猶如明鏡見其面像。如是，如是，我等受持此法本已。是故，世尊！我等於今及未來世，如此法本，於阿僧祇那由他劫，廣為人說光顯是行。當令證覺為諸眾生，令知我等如是利益。我住菩提，云何當作？為諸眾生一切利益具佛法故。世尊！我等不貪利養及名聞等，而受此法為眾生說，亦復不為己自身命，但為一切諸眾生等，欲與眾生諸樂具故，欲令近於諸佛法故，為於無量諸眾生等，除滅愛著諸煩惱故。」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等！汝今一切善說此法。」

爾時，海姊妹白佛言：「世尊！此無所有菩薩，不起亦不說如此等。善男子、善女人等！說此法本當光顯故。世尊！彼當受持正法，亦為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有法行，彼亦受持讀誦通利，

亦教他人讀誦通利，若教令知。」

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告海姊妹言：「過阿僧祇百千劫中，彼時有劫，名曰法寶開敷，於彼劫中滿足五百諸佛出世。時有一佛最初出世，名難降幢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彼時中亦復多有眾生，住於煩惱濁中業障所覆，煩惱增上，貪欲恚癡諸惱增上，含毒所惱。善女人！

「爾時，彼難降幢佛如來、應供、正遍知，我於爾時亦如是問，彼佛如來亦如是解釋，如今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知之所解釋。善女人！如是次第五千諸佛，亦如是問如此法本，彼諸世尊亦復為我如是解說，如今世尊釋迦牟尼諸釋中王為我解說。善姊！汝今安意。善姊！我從今已於未來世，當於無量阿僧祇數諸佛世尊，亦當如是問此法本。所有如是諸佛剎中，亦有諸濁煩惱眾生，或有少者，或復倍多有煩惱者。」

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說此語時，於剎那頃，彼摩伽陀主頻婆娑羅王，有大勢力四兵圍遶次第漸行，尋彼諸女所行之處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慰勞已，隨所敷具而就其坐，彼諸大眾亦皆而坐。

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我有少女與眾侍女，出遊園林久乃不還，後於園中求覓不得。又聞有說向世尊所，今於此眾我復不見。」

佛告大王：「今會當見。」

王言：「世尊！我今未見。」

佛言：「大王！汝今可問無所有菩薩，當示王處。」

王言：「世尊！其無所有菩薩。何者是也？」

於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汝無所有！汝今應報頻婆娑羅王所問諸女行來之處，令此眾知。」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不現身，告頻婆娑羅王及大眾言：「大王當知，彼諸女等在此眾中。」

王言：「大士！我但聞聲不見汝形。」

菩薩告言：「大王！今者所有諸女聞我名已，一一婦女至於樹下，皆取我身隨意娛樂，取我身已皆捨女身受丈夫身。彼等諸女既取我身，成丈夫身，我則無身。」

然，無所有菩薩告彼諸女丈夫身者言：「汝善男子！各各示現自身之德。」

爾時，諸女得男身者共集一處，具丈夫相端正可憙，作如是言：「我等今者捨於女身，已成如是丈夫之身。」

爾時，頻婆娑羅王及諸大眾生疑不信。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作是言：「大王！何故及諸人眾猶懷疑惑？王今於佛豈不可信？若可信者如來現前，王今宜問：『此善男子！如是所說有異不耶？』」

爾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虛空聲所說以不？而不見身。」

爾時，佛告頻婆娑羅王言：「如是，如是。大王！皆悉如此菩薩所說。大王！今者宜信此語莫生疑惑。」

王聞是語，即起合掌三稱：「善哉！」白言：「世尊！是誰神力？為是菩薩無所有力？為當是佛威神之力？」

佛告王言：「大王！當知此是諸女往昔願力。彼於往昔於多千佛，教此諸女種諸善根發菩提心，諸佛法中而得成就，故今我所得滿其願。大王！有諸女人於未來世，亦更教化無量諸女得轉女身。」

爾時，佛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汝今可為於此眾人，令此諸女各復本身？」

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如我實說，我於無量無邊婦女，

令轉女身得丈夫身，皆是實故。此等眾生還復女身！」說是語時，多有婦女於彼丈夫前有如是形，有如是色如是行住，還復如先所向來者，彼等各各相共言說如前無異。

彼時，諸女及頻婆娑羅王等生希有心：「云何諸女已轉女身，今已還復女人身耶？此諸女人為是實身為當化起？」

佛言：「大王！此等婦女非實非化。所以者何？大王！此善男子於往昔時有如是願。若諸婦人見我身者，彼見我身即發是願求轉女身，彼諸婦人所有夫主，更取餘婦還復如是，不增不減如前婦身，可愛端正不相離別。」

爾時，頻婆娑羅王而白佛言：「希有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有如是神通善根。世尊！一切諸法不可思議，眾生果報不可思議，得禪定者定之境界不可思議。」

佛言：「如是，如是。大王！如是，如是。大王！此有三種不可思議。何者為三？業幻量幻(梵本少一句)。此善男子已覺諸幻已證已觸。此善男子即是幻師，是故此等不可取量。」

爾時，世尊令彼大眾以無所有和合法義，教化言說令得歡喜，令得威神增長教化，令歡喜已，勸言：「汝等！各自知時還其所至。」

時諸人眾各還本處。其去未久，有一菩薩名曰生疑，而白佛言：「世尊！其無所有菩薩，能為此等眾生，以神通化還令如舊，而不令彼諸眾生等有愛別離。世尊！此等當作何等利益？」

佛告生疑菩薩言：「善男子！此諸人等所在之處，共此諸女曾轉根者，語言飲食共相娛樂遊行戲樂，種種諸事種種方便，於彼時處令此眾人，於菩提中令得發心近佛法中。何以故？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已於往昔諸如來所，以一切樂具供養尊重，種諸善根皆已具足，發如是願，是故滿願滿分別意。此善男子如是教化成熟眾生，教令入於義文字中，所有法體無生之處，無成就處令入令覺，如是教中不令有失，令得成就於佛法故。」

「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教化眾生，於彼中者無一眾生當向惡趣，無一眾生於所教師過去佛土而不中生。善男子！彼諸眾生還當如是成就菩提，亦如今者無所有菩薩所成就者。」

爾時，生疑菩薩從佛世尊聞善說已，除諸疑惑，而說偈言：

「眾生聞以得，	於中方便學，
如是健修習，	名無所有者。
純直心柔和，	軟意無嫉妬，
亦無有怯弱，	名無所有者。
多文字和合，	復說如是義，
所有無可見，	亦當無所觸。
無二不可取，	無餘不可見，
不可說而說，	法教無有比。」

爾時，闍那那修多女告生疑菩薩言：「善男子！汝承誰力能說此偈？」

彼即答言：「我身如是，知無所有菩薩身中從出是聲。善姊當知，今此偈聲非我身出。」

爾時，闍那那修多女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是無所有菩薩，乃至能得不思議法，皆已具足，能以種種方便開示，彼無所有之處說法。」

佛告彼言：「如是，如是。善女人！如汝所說。」

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能辯說無所有所問修多羅。」

佛言：「兩時無有出生菩薩！汝今為辯說諸菩薩摩訶薩境界廣境界，無礙無可得，無邊無畔際，發起多聞與利益故。以善巧智，如諸菩薩摩訶薩，為自境界增長，無著無可得處，無邊無畔際處。諸多聞利益，欲於善巧方便法中，教令建立開現處故，當速成就菩提道故。」

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摩訶薩，而說偈言：

「善說此經已，	正念入禪定，
當覺一切法，	顯示此經典。
令覺一切義，	及如文字等，
所有修多羅，	諸佛之所說。
顯現一切義，	彼此皆相見，
無量不思議。	皆經善說處。
此經法知己，	莊嚴義文字，
諸法無缺少，	一切不思議。
陰界諸入等，	當得方便智，
隨順十二緣，	一切聲一聲，
一聲一切聲，	諸聲等和合。
於此經覺悟，	所有諸心者，
眾生所思覺，	計我所思者，
一切心所因，	一切皆能知，
是等諸思覺，	彼無有思處。
於此經覺悟，	亦無有思者，
於自及與他，	一切悉能知。
如心所轉行，	照諸法如鏡，
說此修多羅，	於彼此等見。
彼等還覺此，	一切非為一，
不見別多說，	一切文句離。
若見於此經，	彼為眾生說，
眾生非此彼，	令彼眾生脫，
住著不動處，	知一切虛妄。
以虛妄為說，	既知虛妄已，
不著虛妄中，	無有所生道。

諸佛見一切，
能覺此經者，
呪術醫方智，
皆此經覺悟。
所有不可數，
於此經悉知。
眾生所迷惑，
不著彼名字。
彼相所覆者，
於中得實證。
彼得一切報，
一切功德具。
此即是父母，
亦是善知識。
具足諸頭陀，
皆為彼當作。
欲說多種法，
學一切法處。
欲說多種法，
一切法持處，
少病長壽命，
隨順此經已，
心亦得常樂。
口業悉具足，
彼當得隨順。
即總持諸經，
如此經中說。

於此無不覺。
一切功業處，
及時智所生，
一切一切智，
彼一切次第，
一切見捨已，
若知於此經，
眾生著令脫，
此經威力故，
若學此經者，
天上及人中，
此是教師法，
和上阿闍梨，
此知足少欲，
此所修資財，
若有大眾生，
應當學此經，
若有大眾生，
彼應學此經。
生處皆當得，
常得諸禪定。
身常受安樂，
若能證此經，
如是差別法，
若能證此經，
若能如是證，
彼等皆知經，

諸佛有所說， 所有諸文字，
所說諸法者。 若聞於此經，
則離於文字， 諸法離文字，
以文字說法， 文字非是法，
文字非非法。 彼等於此經，
住於菩提中， 彼等於此求，
世間最名聞。」

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說此偈已，頂禮世尊右遶三匝，即於佛前沒而不現。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無所續，而白佛言：「世尊！此兩時無有出生菩薩，從何而來？」

佛言：「從如所來，還如是去。」

彼菩薩言：「世尊！彼云何來？復云何去？」

佛言：「如影幻夢焰響虛空，及與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無實無像，如是等聚分別遣來。汝今語我生於一切，一切眾生，一切菩薩，一切諸佛，亦如影幻夢陽焰響虛空，及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無實。彼等所有一切果報，及彼名字，彼等皆是我等所為，彼等及我，一切非一非二，非多非少，亦非有物，不可聞，不共具足，無有能見者，無能知者，無能聞者。是故，汝等！從我等聽，信解思惟歡喜稱善，彼等無量阿僧祇數，行無實已皆不可得，汝等亦不可得，汝等莫以虛妄誹謗我等，莫毀訾我。我等既無，有物無相，無有處所，為他何假須說寧不說勝。若有說者，彼還是如彼，此還是如此，如是遣如遣，如是說已如是來。」

爾時，大眾得聞如是句義已，無色心，無出入息，無物染著，彼等於世尊所，一切樂具皆悉遍滿。彼等得本念已，作如是言：「此是本性體真實，無所有，無可證，無所識，如是知己，無知故。」

如是，如是！彼從何處有？不可作名字。」

爾時，於上虛空，有無價寶遍滿其間，有菩薩名滅及無出生菩薩，白佛言：「世尊！是何瑞相，此無價寶遍滿虛空？」

佛言：「善男子等！有若干菩薩等，聞此無所可證法門得出離已，皆悉已得無生法忍，故現此相。」

爾時，彼諸一切大眾皆白佛言：「希有世尊！善巧能學巧方便智，為欲解脫諸眾生故。世尊！乃能知此一切無動空無所有，無有眾生本性寂靜。然今如來為諸眾生，辯說諸法一切如影，而能勤勞教化眾生。」

佛言：「如是，如是。諸善男子！如汝所說。諸善男子！若無辯說，云何能知影像、幻夢、陽焰、響聲及與虛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涅槃之法？而為虛妄影像等法？」

爾時，以佛威神力故，於上虛空聞如是聲：「世尊！何者是彼影形為影？世尊！何者是彼乃至虛妄而為影形？世尊！此一切莊嚴已具足，法本不假莊嚴。世尊！譬如畫師若畫弟子，善學伎能畫如來像，具足眾相無所缺少。更有金巧師，取最勝金作其金鬘而著頂上，然彼形像倍更端正，為一切眾瞻之無厭。世尊！如是，如是。如此法本，具足諸相瞻之無厭。世尊今者更倍莊嚴。」

說是語已，時佛告彼虛空聲言：「譬如巧學幻化之師若幻弟子，善於幻化，幻作男女端正可喜，諸根具足皆共和合，而生子息為作名字。影像幻夢陽焰響聲，太虛空等不自在也。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彼虛妄等增長成就。所有作事入深山谷，多有人眾各發大聲，呼諸影像乃至虛空。彼出聲已沒而不現，於彼空谷無所染著，彼時眾人求是聲處了不可得。如是一切諸煩惱等，如實求之亦不可得，如彼陽焰動搖似水而不可飲，如是響聲陽焰無形像。」

爾時眾中未證法者，聞此說已皆得證法。有二十億那由他等

諸天及人，皆悉得於一切法中無所染著。

爾時，虛空還復出聲，諸天人眾皆悉見聞：「此唯名字所謂影等，乃至虛妄影像等也。影像幻化其有所問，如來解釋於先作證。」有二十億諸天人等，聞此法已，皆得決定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當為成熟諸眾生故而為之友。

爾時，聞持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本？我等云何受持？」

佛言：「此法本名『諸罪無相無捨』，如是受持；『如來自在』，如是名持；『無所有菩薩所問』，如是名持；『說佛大神通』，如是名持；『惡心難調怨讐 chóu 悔過』，如是名持；『無所有法可示現者』，如是名持；『非不見一切諸法』，如是名持。」

佛說此經時，其無所有菩薩，及難調怨讐、聞持菩薩，及彼大眾、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無所有菩薩經卷第四

恭敬法宝 开智慧眼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谨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
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